

《文心雕龙》是一部诞生于齐梁之际的文学理论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该书作者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的生年难于考定，大约在南朝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出生于官僚家庭，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刘勰虽然从小笃志好学，但生活贫困，以至无法婚娶。20余岁时，只得离开京口，投奔名僧僧祐，在钟山定林寺一住就是十多年。在此期间，除协助僧祐整理佛经外，还精研经史百家著作，并广泛阅读历代文学作品，为撰写《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多岁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大约在南齐末年完稿。那时，刘勰位卑名微，尽管写出了空前的文学理论名著，却未能引起文坛的注意。刘勰出于对自己著作的自信，想请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予以评定。可是，沈约是朝中显贵，刘勰没有资格和机会去拜见他。于是，刘勰背着书稿，装扮成货郎的模样，拦在沈约的车前，请他审读书稿。沈约读后，做了“深得文理”的高度评价，并把书稿放在案前，经常翻阅。这样，刘勰和他的名著《文心雕龙》才渐为世人所知。

大概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知名度日益提高，或者是由于沈约、僧祐的推荐，不久，年近40的刘勰终于得到了入仕为官的机会。开始是“奉朝请”的虚衔，随后相继做了几任记室、参军、太末（今浙江龙游）令等小官，后来做昭明太子的东宫通事舍人，并升任步兵校尉。昭明太子喜好文学，据说也很器重刘勰的才干。这时的刘勰，很可能是踌躇满志，企图有所作为。但是，不久僧祐和昭明太子相继去世，刘勰则奉命回定林寺整理佛经。他见仕途已无希望，便在该寺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便郁郁而终。

刘勰年轻时长期与僧祐同住，博通佛典，晚年又出家为僧，他一生的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即《文心雕龙》是刘勰30多岁时的作品。那时，他虽然身住佛寺，但满脑子却是积极入世的观念，所崇拜的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所信奉的主要是儒家的教条。在《文心雕龙》的《序志》、《诸子》、《程器》等篇里，他表明自己的人生观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这正是历代儒者的人生准则。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确是照此行事的。机会没有到来时，他勤于著述，希望通过文章而名垂千古。得到机会入仕，他立即离开定林寺，企图“奉时骋绩”。到晚年升迁无望，历尽沧桑，才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在《序志》篇里，他披露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动机，乃是为了纠正远离了经书本源的南朝浮靡文风。所以，《文心雕龙》讨论文学问题时，几乎处处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当然，刘勰并非一味专守儒家之说，相反，他在《文心雕龙》里也不时借鉴老庄、玄佛哲理。我们阅读《文心雕龙》时，既要重视刘勰论文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依据的特点，又不可忽视刘勰思想比较复杂的一面。

据史书记载，刘勰一生勤于著述，有“文集行于世”。但现存的著作，除《文心雕龙》外，只有《灭惑论》等两篇佛教方面的文章。这当然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事。不过，有《文心雕龙》这部主要论著流传至今，又使人感到庆幸。

《文心雕龙》共50篇，近4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文学史、文学概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批

评、文学鉴赏等多方面的论述。刘勰在《序志》篇里把全书概括为5个部分：一、“文之枢纽”；二、“论文叙笔”；三、“剖情析采”；四、论时序、才略、知音；五、“长怀序志”。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以下5篇，是贯穿全书的根本论点，一般称为《文心雕龙》的总论。《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集中探讨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原道》讲文学的本质问题，《征圣》考察圣人为文的基本法则，《宗经》重在树立文学的典范作品。三篇的主旨都在强调作文必须宗法经书，所以《宗经》是理解总论乃至全书的核心。《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讨论经书以后的文学作品。两篇的主旨是在宗经的前提下，应适当吸取纬书和楚辞的文采。刘勰总结这5篇的要旨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即既宗法经书又讲究创新变化。在《辨骚》篇里，又概括为以《诗经》的雅正风格为根本，同时吸取楚辞的文采，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

第二部分包括《明诗》至《书记》20篇，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前10篇是讲韵文的，称为“论文”；后10篇是讲非韵文的，称为“叙笔”。这一部分总结了前人的有关成果，对诗、乐府、赋等30多种文体逐一评论。有的是一篇论一体，有的是一篇合论两种或三种文体。每种文体都论及4个方面的问题；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总结体制特色和写作要求。后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其实最为重要。

第三部分包括《神思》至《总术》十九篇，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这一部分的内容相当丰富，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问题。《神思》论述以艺术想象为中心的构思活动，也涉及到创作的全过程。《体性》论述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关系，指出创作个性决定创作风格。《通变》讨论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情采》讨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熔裁》、《附会》讨论创作过程中熔意裁辞、结构布局的基本原则。《声律》至《练字》等7篇，对一些具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做了论述。

第四部分包括《时序》至《程器》5篇，是《文心雕龙》的批评鉴赏论。它从不同角度对历代文风和历代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鉴赏方法作了专门探讨。其中，《时序》、《物色》兼具创作论和批评鉴赏论两方面的内容。《才略》纵论历代作家百余人，《程器》则从道德修养和政治修养的角度再次评论历代作家的高下。《知音》则面向批评鉴赏本身，讨论批评鉴赏的方法和途径。

第五部分为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言，说明这部书的名称、写作宗旨及结构安排等。这是了解刘勰的思想和研读《文心雕龙》的一篇导言。

以上五个部分，以第三、四部分即创作论、批评鉴赏论最为精彩，也最为重要。但是，这并不是说别的部分就不重要了。相反，《文心雕龙》是一部结构完整、体系严密的著作，其各个部分、各个单篇之间都互相照应，互相补充。例如，《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部分，因为不少体裁已没有实用价值，容易被研究者忽视。这其实是违背刘勰本意的。因为刘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原则，都是从对各种文体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创作论、批评鉴赏论与文体论是密不可分的。在《风骨》和《知音》里，刘勰分别指出，通晓各种文体乃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的一个基础。在《总术》里，也一再强调，一个高明的作家虽不必精通各种文体，但必须全面了解各种文体的基

本特点。可见，通晓各种文体的特点是刘勰创作论和批评鉴赏论的一个必备条件。此外，文体论各篇里，都包含了刘勰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的一些重要见解，值得后人深入发掘。总之，文体论既含有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的一些内容，又是理解创作论和批评鉴赏论的重要参照，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阅读和研究《文心雕龙》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来认识、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领会刘勰的文学观点。

《文心雕龙》是用骈体文写的，加之用典较多，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不免有些困难。又因千余年来，经过辗转传抄，错讹不少，使阅读更为不便。好在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为之校勘注释，解决了许多文字方面的问题，可供我们阅读时参考。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清代黄叔琳的辑注本、近人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等。此外，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书，也是研读《文心雕龙》的重要参考书籍。

原道第一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缙。

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蒯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大意】

这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首先，作者指出文章与天地同时产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从天地万物都有文采的角度，论证作文也要讲文采，提出文质并重的主张。接着，又叙述文章的发展历史，认为圣人是为了阐明“道”而创制文籍的，因而写出了文质并重的典范作品。最后，作者总结了“道”、圣人、文章三者的关系：“道”是圣人要阐明的对象，文章是圣人用来阐明“道”的工具，圣人是沟通“道”与文章的桥梁。文中“道”的含义与实质，历来颇有争议，迄今尚无定论。

征圣第二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

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俗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邶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缚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誉圣，弗可得已。然而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大意】

征圣就是征验于圣人，即向圣人学习。作者认为，圣人在品德、文章两方面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是圣人文章的特点，应奉为写作的金科玉律。从圣人的著作看，写文章有繁、简、显、隐等四种手法，其适用场合和文学效果各不一样。要灵活掌握这四种手法，就得学习周公、孔子的文章。向圣人学习，主要要做到两条：一是明辨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文辞以体实为要，不可专好诡异。总之，是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宗经第三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皇世《三坟》，帝代《五黄》，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暖，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照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弥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

《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未归本，不其懿欤！

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大意】

宗经就是宗法经书，即写文章以圣人的经书为准绳。刘勰认为，经书是圣人之“道”的文字表现，也是文章的典范，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五经各有分工，其体制和表现手法也各有特点，实际上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写作方法。这些写作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内容和场合，形成了不同的文体，所以经书又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渊源和学习的榜样。宗法经书，对写作有六种好处，即能使文章做到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即“六义”）。

正纬第四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重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晰，而钩讖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谊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讖，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箴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

原夫图箴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讖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糅其雕蔚。

【大意】

本篇论述如何对待纬书的问题，分为四部分。一、纬书有真伪之别：经书所载的图纬之说是真的，是圣人的遗说；号称配经、解经的纬书是假的，是后人伪造的。二、以经书为依据，可以发现纬书有四种作伪的痕迹。三、纬书决非孔子所作，桓谭等前贤的驳论是有根据的。四、纬书虽然无益于解经，却有助于作文，其题材和词藻能丰富作家的想象力，增加文章的文采。

辨骚第五

自《风》《雅》寢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观其骨鯁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轶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自《九怀》以下，遽蹶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怆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故才高者菟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大意】

本篇分五部分。一、《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兴起的一种新文体。二、前人对《楚辞》的评价，或扬之过高，或贬之过低，都是因鉴赏不精和标准不一所致。三、《楚辞》与《诗经》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所以，从宗经的角度看，《楚辞》不够纯正；从文学的观点看，《楚辞》则是辞赋中的杰作。四、屈原、宋玉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后人写作时应以经书的雅正为标准，吸取《楚辞》的艺术成就，做到奇正、华实相结合。

明诗第六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怛怛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纳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讖；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圃，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缙，万代永耽。

【大意】

这是《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第一篇。诗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刘勰将它列为文体论之首。篇中对诗的定义、作用、发展历史、写作要求等问题，都做了简要的论述。作者通过品评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分析各种诗体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即诗歌创作要注意思想的雅正及顺美匡恶的讽谏作用；作品要质朴、深峻，避免浮浅、纤巧；诗人要本着各自的情性和才能创作，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乐府第七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

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覘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夫乐本心术，故响浹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与。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其不还。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迨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谗，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

若夫艳歌婉变，急志迭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

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至于斩伎鼓吹，汉世饶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缪袭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赞曰：八音摛文，树辞为体。讴吟垌野，金石云陛。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唯观乐，于焉识礼。

【大意】

乐府本是汉代设立的一种音乐机构，其任务是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乐，以备皇家祭祀或宴会之用。后来，乐府中所藏的配乐歌辞也称做“乐府”，乐府遂演变成了一种诗歌体裁。本篇即讨论这种文体的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诗歌、音乐的特征和作用；二、诗歌、音乐的起源和发展；三、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其主旨是提倡雅正，反对靡靡之音。

诠赋第八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结言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闾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贍；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缚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侔，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之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雨则，辞剪美稗。

【大意】

诠赋，就是解说赋这种文体。一、赋源于“诗六义”之赋，其特点是铺陈文采，体察物象，抒写情志。二、赋渊源于《诗经》，扩充于《楚辞》，到荀子、宋玉时独立成一种文体，以后不断发展，出现了大赋、小赋等类。三、从荀子以来的18位作家，性情有异，风格各具，是辞赋作家中的英杰。四、写赋的要求主要有两条：一是内容必须鲜明雅正，二是文辞必须精巧华丽。

颂赞第九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善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备。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谋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

及三闾《桔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駟》《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

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

及魏晋辨颂，鲜有出轍。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颺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遂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彩摛文，声理有烂。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大意】

颂本是祭神的舞歌，后变为歌功颂德的一种文体。赞指赞美、赞助，是用来概括或补充前文的。这两种文体都是诗的流变，所以合在一起讲。篇中分别对颂、赞的特点、作用、源流及写作要求等，做了简要的论述。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

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禱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禋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祆，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春秋已下，黜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成室，致善于歌器之禱；蒯聩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紃也。

汉之群祀，肃其旨礼，既总硕儒之仪，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偃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惟陈思诘咎，裁以正义矣。

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谏，而文实告神，谏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所作之赞，因周之祝文也。

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禱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奠祭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

盟者，明也。驛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周衰屡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终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设黄龙之诅；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预焉。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霓；刘琨铁誓，精贯霏霜；而无补于晋汉，反为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

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在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赞曰：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神之来格，所贵无惭。

【大意】

祝本是古代负责向神祈禱的官员，他所禱告的文辞叫祝文。盟是结盟时对神所立的誓言。这两种文体都是告神的，所以放在同一篇讲。篇中对祝文、盟辞的特点、作用、源流及写作要求等，做了简要的论述。

铭箴第十一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簏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敬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裼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颢纪勋于景钟，孔惺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

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夔戒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薏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骏骥，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弊鉴可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

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傅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广事杂；潘尼《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戒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铭实表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敬言乎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大意】

铭是刻在器物上记功德或寓鉴戒的文字。箴是讥刺缺失和用作警戒的文字。本篇论述铭、箴这两种文体的特点、作用、源流和写作要求等问题。

诔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详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诔，观其慙遗之切，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

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辩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

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征厥声者也。至于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旨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诔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

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氛雾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景而效者，弥取于工矣。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觐；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碑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碑诔。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已者，同诔之区焉。

赞曰：写实追虚，碑诔以立。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忒。

【大意】

诔是临丧时累计死者德行，以确定其谥号的文字。碑指碑文，是刻在死者墓碑上以记述其生平的文字。这两种文体都为死者而作，因而一起论述。篇中对诔、碑的特点、作用、源流、写作要求等，做了论述。

哀吊第十三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横，《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

暨汉武封禅，而霍子侯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及后汉汝阳王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

至于苏慎、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愜，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虐民构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怛，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隄。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语，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闻；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而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志也。称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照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赞曰：辞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恻。虽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载可伤，寓言以送。

【大意】

哀是用来哀悼夭折者的文字。吊本是慰问生者遭遇凶丧灾祸，后变为哀悼死者的文字。这两种文体都与死丧有关，故放在一起讲。篇中对哀辞、吊文的特点、源流、写作要求等做了论述。

杂文第十四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未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辩。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问》，密而兼雅；崔实《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

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顿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惝，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馐，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辞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珣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

赞曰：伟矣前修，学坚多饱。负文余力，飞靡弄巧。枝辞攒映，嗜若参昂。慕颦之心，于焉祇搅。

【大意】

杂文就是文体之散杂者，篇中所论为对问、七、连珠三体。对问采用对问的方式，七列举七件事，连珠是比喻、事类的结合。它们都通过比喻事类来描写，与辞赋相似。本篇对这三类作品的特点、作用、源流和写作要求做了论述。

谐隐第十五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睥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隐言，亦无弃矣。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正义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糟啜醢，无所匡正，而诋嫚媒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

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推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璩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晋井而称麦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谲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

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谲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

夫观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大意】

谐就是谐辞，即带有讽喻含义的诙谐文字。隐就是隐语，即隐伏谲诡的文字。本篇论述了谐辞和隐语的意义、作用和源流等问题。

史传第十六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左右。”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瘴恶，树之风声。

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及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勳。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爰奇反经之尤，条例踏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

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

《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诤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纪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

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逆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惹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羸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大意】

本篇就历史散文创作中的若干问题做了论述。首先讲述了历史散文的由来和发展，认为黄帝时代已有史官主持记载历史的职务，以后代代相承，各有损益。其次，对编年体、纪传体两类史书的优劣做了中肯的评述。再次，对晋代以前的史学著作进行评价，大都准确，但褒《汉书》贬《史记》则有欠公允。最后，就如何创作历史散文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应以总结历史经验，供后世借鉴为目标；写作之前要做好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撰写史书时应以经书为标准，尊重事实、秉笔直书。

诸子第十七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伐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逮及七国力政，俊义蜂起。孟轲膺儒以罄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驹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述，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述，履禄而余荣矣。

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

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谏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混同虚诞。

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汤如兹，况诸子乎？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教废仁，轹药之祸，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鸱鸟，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繚，术通而文钝；鹞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

若夫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駰《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辩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乎！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赞曰：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

【大意】

本篇论述诸子散文的一些问题。一、论述子书的性质，认为子书是阐明哲理、记述个人思想的著作。二、论述子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认为周文王

时的《鬻子》是最早的子书，春秋时的《老子》则是诸子百家中作者自著的开端。三、以儒家经书为标准，根据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将子书分为“纯粹”和“错杂”两类。四、品评晚周十八家子书，指出子书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五、比较先秦和两汉以后的子书，认为先秦诸子立论高远，都能自成一家；两汉以后的作者都依傍儒学，诸子体势渐弱。

论说第十八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

自《论语》已前，经无论文。《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直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叙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辩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唯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

至如张衡《讥世》，韵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辩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悻。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辩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辩士弭节，酈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附会，杜钦文辩，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泝洄矣。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

缓而文繁，所以历聘而罕遇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譎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譎诳”，何载？

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至远方寸。阴阳莫贰，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

【大意】

论是用来解说经义或说理的文字，文中主要指先秦两汉时代一些说理的文章。说是用委婉的言辞说服对方的文章，文中主要指战国时代的游说之辞。本篇分别论述了这两种文体的含义、作用、起源和发展历史等问题，评论了它们的代表作品，提出了有关的写作要求。

诏策第十九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宸，而响盈四表，惟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

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度数”，《礼》称“明君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

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造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士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帝崇学，雅诏间出。安和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

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凯禅诰，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互管斯任，施命发号，洋洋盈耳。魏文旁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惟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管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已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也。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在天”，明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为轻命。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赞曰：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尹好。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大意】

诏策是朝廷的一种应用文，是皇帝诏告百官、策封王侯、制颁敕令和敕戒时所使用的文体。本篇对诏策的名称演变、作用、源流和写作要求等作了论述。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

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郤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

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檄也，宣露于外，撒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

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辞伐罪，非唯致果为毅，亦且厉辞为武。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尺，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

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常之戮也。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桓公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槃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譎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或违之者也。故其植义颀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超密巧，无所取才矣。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赞曰：三驱驰刚，九伐先话。槃鉴吉凶，蓍龟成败。惟压鲸鲵，抵落蜂蚕。移宝易俗，草偃风迈。

【大意】

檄是讨伐敌人的宣言。移是劝谕民众或别人的文书。二者体裁有相似之处，因而合在一起讲述。篇中对檄、移两种文体的性质、作用、发展历史、写作要求等问题做了论述。

封禅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绩者哉！《录图》曰：“、棼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昔皇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谲陈，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缕，专在帝皇也。然而西鹑东鹄，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是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铭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元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禎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讖，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

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故称《封禅》丽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

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未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勩寡，飙焰缺焉。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虽复道极数殫，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赞曰：封勒帝勳，对越天休。逖听高岳，声英克彪。树石九旻，泥金八幽。鸿律蟠采，如龙如虬。

【大意】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礼，记述这种典礼并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文章，叫封禅文。篇中对封禅的意义，封禅文的起源、作用、写作要求等问题都做了论述，并对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进行了评价。

章表第二十二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

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

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記》，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

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

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轡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

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隼，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鸛鹑》，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显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亦可以喻于斯乎！

赞曰：敷奏绛阙，献规黼辰。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大意】

章和表都是臣下上书时使用的文体，章主要用于称谢皇恩，表主要用于陈请事情。篇中对这两种文体的作用、源流、写作要求等做了论述。

奏启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径。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

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

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慢慝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王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之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

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界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笈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说言。说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其偏，故曰说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说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议，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皂饬司直，肃然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醪。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大意】

奏又叫奏疏，是臣下上书言事的文书。启是魏晋时代用于陈述政事或让爵谢恩的文书。篇中主要论述奏疏的作用、源流和写作要求，同时也简略说到了启的作用和写作要求。

议对第二十四

周爰谘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

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蕘；春秋释宋，鲁桓务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于主父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谏辞勿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

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揜。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楛，郑人买楛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未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在于兹矣。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证验古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愿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

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麇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赞曰：议唯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纲，摛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大意】

议和对是臣下议政、对策的文章。朝廷有事，集群臣商议，叫议。皇帝提问，臣下对答，叫对。篇中对议政和对策文的作用、源流、写作要求等做了论述。

书记第二十五

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牘，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服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

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惲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恇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义美矣。

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崔骃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奏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廙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为善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悞，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试；申究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

籍者，借也。岁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

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

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

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

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

占者，覘也。星辰飞伏，伺候乃见，精观书云，故曰占也。

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

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

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从也。

法者，象也。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

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

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缙，其遗风欤！
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髡奴，则券之楷也。

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

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

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

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

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牒之尤密，谓之为签。签者，纤密者也。

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

列者，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

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

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满储中。”皆其类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

《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可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

观此四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牋，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

赞曰：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既驰金相，亦运木讷。万古声荐，千里应拔。庶务纷纶，因书乃察。

【大意】

书记就是书信。刘勰将臣下对君主的上书归入“奏启”，把其他的书信归入“书记”。篇中对书信的作用、源流、写作要求等做了论述。篇末将24种应用文归入“书记”，并做了简略的介绍。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必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意，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怪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在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大意】

这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第一篇，主要论述作家的艺术构思问题。首先，从文思酝酿中的想象讲起，指出艺术想象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熔铸古今、物我于一炉的作用。其次，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技巧是艺术构思的关键，要求作家在“秉心养术”即在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方面下功夫。最后，指出运思的迟速，与作家的才能禀赋及作品的体裁有关，不可妄评高下。作家克服思路阻塞或文思混乱的办法在于“博而能一”，即既要积累丰富的素材和情思，又要具备贯通一气的能力。

体性第二十七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譎，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傲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才性异区，文辞繁诡。辞为肤根，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大意】

本篇论述作家性格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体是体貌，即作品的风格；性指才性，即作家的创作个性。作者首先分析创作的过程，指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形成作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其先天的性情（才能与气质）和后天的陶染（学识和习染）不同，表现在作品中就出现了不同的风格；其次，总结出8种风格类型，并略述其特点；再次，列举文学史上的12位作家，论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密切关系；最后，对初学写作者提出忠告。

风骨第二十八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夫翬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鹜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纡缪而成经矣！

《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鯁。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大意】

风骨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大致说来，风指作家情志鲜明，作品感染力强；骨指文辞端直、精炼。作者首先论述风骨的含义，风骨在文章中的作用，以及锻炼风骨的要领。其次论述风骨与作家个性、气质的关系以及风骨与文采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建立作品风骨特征的途径：即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吸取史书和诸子百家的写作技巧；通晓各种感情的变化，深明各类文体的特点，同时力求创新。

通变第二十九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缚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推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鬣，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大意】

通即贯通，指文学的因袭继承；变即变化，指文学的变革创新。全篇论述文学领域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首先，从作品体裁有定格而文采风格多变化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其次，分析9个朝代文学发展的情况，并针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弊病，提出了继承殷周文学传统的主张；再次，举汉赋描写景物为例，说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最后，总结出了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原則。

定势第三十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郭，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鬻，两难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仪，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桢云：“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干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又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襄陵。

【大意】

关于“势”的解释，历来颇有分歧。细揣文意，定势是说要按照自然形成的趋势来确定体势。首先，用比喻和举例的方式，阐述文势是自然形成的。其次，指出每种体裁各有其定势，作家必须善于综合各种体势，加以融会贯通。再次，强调文势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后，对近世作家“逐奇而失正”即忽视定势的倾向提出批评，主张“执正而驭奇”。

情采第三十一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辨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于淫侈。若择源于泾谓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褻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贍。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大意】

情即情理，是作品的思想内容；采即文采，是作品的表现形式。全篇论述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首先，从各种角度论述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文学观点。其次，分析文学史上“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传统的渊源、特征、目的和影响，指出当时作家沿袭“为文造情”的传统，使文学创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最后，强调情采并茂、文质彬彬是文学创作的正确原则。

熔裁第三十二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亦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俊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

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大意】

熔是冶金，比喻对文章内容的提炼，即炼意；裁是裁衣，比喻对文辞的修改，即炼辞。全篇讲如何锻炼文意，剪裁文辞。首先，论述熔裁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其次，提出炼意的三项标准和炼辞的两种方法。最后，举例说明熔裁做得好与不好对作品效果的影响，并对《文赋》的某些说法提出批评。

声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未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志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箫；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箫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箫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大意】

声律论是南朝宋齐时代的产物，它主张诗文创作要分四声、防八病，被后人称为“永明声病说”。它对中国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因规定太严，流于繁琐，也助长了当时诗文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所以，当时既有人积极提倡，也有人强烈反对。刘勰在本篇中的态度比较持平，既不赞成“永明声病说”的过于繁琐，也不赞成全盘否定声律的做法。他在篇中分析了声律的起源，论述了声律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协调声律的方法，指出了运用声律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对前人的声律研究成果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

章句第三十四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句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惟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环情草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大意】

本篇论述写作中的分章造句问题。首先说明章句的含义及其在写作中的作用。其次，指出安排章句虽然没有固定法则，但一定要以配合文章的情理为原则，造句切忌颠倒，分章必须合乎顺序。最后，对句子长短的选择、音韵的改换、虚词的使用等与章句安排有关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丽辞第三十五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

《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翩”，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大意】

丽辞即骈丽之辞，就是对偶或对仗。作者首先论述对偶产生的原因，叙述其发展变化过程。其次，将对偶概括为四种类型，并各述其特征。最后，指出了运用对偶时容易出现的几种毛病。

比兴第三十六

诗文弘奥，包韞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鹩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大意】

比、兴是诗歌创作中两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本篇阐述了比、兴的特征和作用，提出了运用比、兴的具体要求。作者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中运用比、兴的经验教训，号召诗人继承《诗经》、《楚辞》中比、兴兼用的讽谏传统，摒弃汉代辞赋以来只在比喻和形式上下功夫的不良倾向。

夸饰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

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子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鸱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鸛鹤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瓌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

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因玄冥于朔野。变彼洛神，既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睨刺也。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熠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

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奋飞，腾掷而羞跼步。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

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倒海探珠，倾昆取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

【大意】

夸饰，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修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一、论述夸饰产生的原因和它的艺术特征。二、举例说明前人运用夸饰时的得失，对违反事理的夸张提出批评。三、论述夸张的艺术作用和感染力。四、总结运用夸饰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事类第三十八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鹏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摭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逆遭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

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

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摭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击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

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沈密，而不免于谬。曹仁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皜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大意】

本篇论述文学创作中的用典问题。首先，阐明事类的含义，叙述事类运用的源流及艺术效果。其次，指出作家要想恰当地运用典故，必须具备较强的创作才能和广博的知识。再次，论述运用典故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最后，指出魏晋以来文人在运用典故方面出现的一些错误。

练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轲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乃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

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

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

夫《尔雅》者，孔徒之所撰，而《诗》、《书》之襟带也；《苍颉》者，李斯之所辑，而鸟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 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齟齬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黹而篇闇；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

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

《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诰，已用“淮雨”，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赞曰：篆隶相熔，《苍》、《雅》品训。古今殊迹，妍媸异分。字靡异流，文阻难运。声画昭精，墨采腾奋。

【大意】

练字，指写文章时讲究选择文字。首先，讲述文字的起源和演变过程，认为文字的变化往往对文章的写作产生影响。接着，提出用字作文以表情达意为主的原则，指出练字要避免四种毛病。最后，对当时文人沿讹习奇的做法提出批评。

隐秀第四十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相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渚之韞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未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变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余，而揽之则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陈思之《黄雀》，公干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叔夜之《入军》，嗣宗之《咏怀》，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疏放，彭泽之豪逸，心密语澄，而俱适乎壮采。

如欲辩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果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缁帛之染朱绿。朱录染缁，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

赞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大意】

按照大多数研究者的意见，《隐秀》篇曾缺失一页，今本是明朝人补齐的（这个增补本中，还有十个缺字，现根据有关研究者的意见补出）。隐就是含蓄，指文辞除字面的意思外，还要有言外之意；秀就是突出，指文章中的警句。篇中阐述了隐、秀的含义和艺术作用，列举了前人诗歌创作中运用隐、秀的例子，提出了隐和秀都要合乎自然的原则。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而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

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

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诔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无抚叩酬即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颌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排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篋，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琮谬注谓之阍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又《周礼》井赋，旧有匹马，而应劭释匹，或量首数蹄，斯岂辩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车两而马匹，匹两称目，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俪骖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辞赋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钻灼经典，能不谬哉！

夫辩言而数筌蹄，选勇而驱阍尹，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赞曰：羿氏舛射，东野败驾。虽有俊才，谬则多谢。斯言一玷，千载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亚。

【大意】

指瑕，就是指出写作中的毛病。首先，作者认为文学是传之久远的事业，写文章不可不慎重。其次，列举了前人写文章时出现的四类毛病。再次，对晋宋以来辞人用字不当及抄袭他人之作等毛病提出批评。最后，对注解古书时出现的毛病提出批评。

养气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研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缙，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虚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鳧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行，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湊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大意】

本篇论述养气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一、养气能使心意和顺、文思通畅，有利于创作；二、由于古今文风的变化和作家生理、才智等方面的不同，写作如果强求一律，容易损气伤神；三、创作不同于学习，学习时务求刻苦勤奋，创作则讲究从容宽舒。所以，刘勰提倡作家应用劳逸结合的方法保养精神力气，以促使文思开塞。

附会第四十三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摘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凡大体文章，类多支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拙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

夫文变多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率故多尤，需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豆之合黄矣。是以駉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轂统辐。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辔而已。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此已然之验也。昔张汤拟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理事之不明，而词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钟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以此而观，则知附会巧拙，相去远哉！

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

赞曰：篇统间关，情数稠叠。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

【大意】

附是附辞，指结合文章的内容来安排文辞；会是会义，指把文意会合成一个整体。全篇论述怎样使文章的情意与章句紧密结合。首先阐述附会的含义和具体内容，提出附会的三项基本原则：认清文章各要素的主次关系；善于提纲挈领；具有全局观念，从大处着眼。接着，指出附会时经常出现的几种毛病，并提出纠正的办法：深切认识文章的结构，合理安排章节；说理得当，叙事明白，措词恰切；注意结尾，做到首尾呼应。

总术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余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分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窈窕之中；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

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侥幸，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

夫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

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

【大意】

本篇总结《神思》至《附会》所讨论的各种创作问题，强调研究创作方法的重要性。首先，作者就文章的体制发表意见，对当时以言、笔、文三者强分文章优劣的做法提出批评。其次，论述讲究修辞和研究创作方法的关系，指出研究创作方法是写好文章的关键。再次，论述研究创作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具体要求。最后，指出掌握创作方法应力求全面，即使是一些看似次要的部分也不可忽视。

时序第四十五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鹜：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讎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讖，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谏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博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笔。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虚。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

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圣武膺箴，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架骐驎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颺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

【大意】

本篇论述时代演变和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主要讲两个问题：一、叙述历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情况，指出10代的文学所经历的9种变化。二、分析文学发展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政治教化、时代风尚、学术风气等的影响，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文学发展史观。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啾啾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皎日曄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唯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

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大意】

本篇论述文学创作中的景物描写问题。首先，论述情与景、心与物的辩证关系，要求作家写景时做到情景交融、物我双会。其次，讨论如何做到情景交融、物我双会，主张以《诗经》的景物描写为标准，并举出了几种具体的方法。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师矣。

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缙锦之肆。蘧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飧，国侨以修辞捍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疏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

汉室陆贾，首案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愜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见。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敬通雅好辞说，而坎 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两刘，奕叶继采，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然《王命》清辩，《新序》该练，璇璧产于昆冈，亦难得而逾本矣。傅毅、崔骃，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风者矣。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沉腿，垂翼不飞。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潘勖凭经以聘才，故绝群于锡命；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憎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楨情高以会采，应瑒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张华短章，弈弈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

有条理焉。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并楨干之实材，非群华之萼也。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曹掾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谡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采略同。袁宏发轫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澆文意。

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

赞曰：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余采徘徊，遗风籍甚。无曰纷杂，皎然可品。

【大意】

本篇从才能和识略两个方面，评述历代作家的创作成就。作者以简洁的语言，纵述 9 代的文学概貌，评论大小作家百余人。其文质并重、知人论世、重视风格的批评方法和态度，值得后人借鉴。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于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麀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麀，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吠浚，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

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洪钟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篋，妙鉴乃订。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大意】

本篇专论文学鉴赏和批评。首先，指出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通病是文学鉴赏和批评难以做到正确、合理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个人的偏好，也容易作出不正确的评价；其次，强调鉴赏者和批评家要博览作品以加强修养，要克服个人偏见以端正态度；再次，提出判断文学作品好坏的6项具体方法；最后，强调鉴赏者和批评家应该深入钻研作品，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程器第四十九

《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之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竇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黜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恂恂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啜而无耻，潘岳诡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狼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资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疾，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器俗，况马杜之罄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濬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

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唯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以彪外，榘桷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大意】

本篇论述作家的品德修养。文中历数两汉魏晋时期 16 个文人的不端行为，说明古今文人确有文行不一的毛病。同时，对当时“文人无行”的流行说法提出反驳，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并对文士的地位偏低表示不满。文末重申孔子“文以达政”的观点，要求作家通晓政事、文武并重。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貌，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弊帛，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提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圉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擒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怛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理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势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珣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唯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大意】

本篇是全书的总序。首先，解释书名的含义。其次，说明写作本书的目的：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以留名后世；二是用以阐述圣人意旨，并矫正当世文风；三是总结历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接着又介绍全书的内容与结构，略述每篇的要旨。最后是谈写作本书的态度和甘苦。

评点

从先秦时代开始，一些学者、作家已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文学的各种问题，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史记》、《汉书》、《论衡》，以及汉代注释《诗经》、《楚辞》的著作，都有一些与文学理论有关的论述，但多是一鳞半爪，不成系统。到建安时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此后，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等人，都曾致力于论文，但都各得一偏，未能从根本之处着眼，因而影响不大。

稍后出现的《文心雕龙》，一改往日论文之作的面貌，把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结合起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相当全面地总结了从先秦到晋、宋一千多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经验，概括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评论了这期间的代表作家二百多人，逐一总结了当时所有文体的写作要领，全面探讨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方法，并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其内容的全面，在古代文论著作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被分成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四部分，论述得井井有条、互相呼应，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论述之系统绵密，在古代文论著作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在刘勰之前不曾有过；刘勰之后，虽然有一些论著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但仍找不出第二部从整体上可以与《文心雕龙》相媲美的作品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的空前绝后之作。

即使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文心雕龙》依然是当时最为优秀的文学理论巨著。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论及文学理论著作时，就将它与西方古典名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举，说：“篇章既富，评鹭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进一步分析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然比《文心雕龙》产生更早，他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者。古罗马则有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吉纳斯的《论崇高》，都比《文心雕龙》早，但都不如《文心雕龙》完整绵密。”

《文心雕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观点。

它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在《时序》篇里，注意从历代朝政的盛衰及风尚的变化来探讨文学盛衰变化的根源，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在《通变》篇里，系统论述了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关系。

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内容先于形式、内容与形式并重的文学主张。在《情采》篇里，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在《风骨》篇里，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在《辨骚》篇里，主张作文应以《诗经》为根本，并注意吸取《楚辞》的富丽文采。

它从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在《神思》篇里，集中论述艺术构思这个关键问题，不仅对“神”（作家的精神活动）与“物”（客观事物）的关系作了准

确的概括，而且还就如何做到“神与物游”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体性》篇里，分析了形成文学风格的各种因素，大大发展了曹丕的文气论。在《比兴》、《夸饰》等篇里，对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它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宗经篇》里，指出学习圣人经书对写作有六种好处，即“六义”，这实际上也可以视为刘勰的文学批评标准。在《知音》篇里，对错误的批评态度作了批判，并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

《文心雕龙》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在作家论和作品论两方面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才略》篇评述了历代作家的创作成就，在 1000 多字的篇幅里，论及大小作家百余人，其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文质并重的批评标准，很值得后人借鉴。《程器》篇是《才略》篇的姊妹篇，从道德修养和政治修养方面来评论历代作家的优劣，强调一个优秀作家应该做到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文心雕龙》几乎对当时所有文体的代表性作品都做了评论，其中评论楚辞、诗歌、乐府、赋等体裁的部分比较重要，对后世的文学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即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做了中肯的批判。南朝时代，慷慨任气的建安诗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代之而起的，先是以谈老庄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玄言诗，之后是以描摹自然为主要内容的山水诗，到刘勰的时代则开始出现以雕琢词藻为主要特色的宫体诗。这些诗体中虽也有精彩之作，但却与现实生活脱节，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华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各个角度，对这种浮靡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例如，他指出宋、齐文学有为文造情、繁富冗长、新奇诡异、缺乏风骨等毛病，并一再提倡作文要摈弃辞赋家的浮靡之风，学习经书的雅正文风。由于注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展开论述，他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显得深刻有力，为矫正这种不良倾向做出了贡献。

《文心雕龙》由于内容丰富、议论精当、体系完备，因而受到了后世读者的普遍称赞，并对唐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刚问世时，就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的称赞。到唐代，刘知几赞扬它可以纠正创作和批评上的偏差，并在其著作《史通》中发挥了《史传》篇的观点。而陈子昂提倡诗歌革新时标举“风骨”、“兴寄”，杜甫、白居易论诗重视“比兴”，韩愈论文主张尊儒、复古，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文心雕龙》的理论影响。到宋代，黄庭坚称赞它正确地指出了文学上的一些弊病。明清时代，胡应麟说它的议论非常精到；章学诚佩服它的体大思精，并继承和发展了《宗经》等篇的观点，提出了“战国文体最备”的说法。近代以来，欣赏和研究《文心雕龙》的人越来越多，有关校注和研究论著大量面世，形成了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门之学，简称“龙学”。

《文心雕龙》很早就跨出国门，在海外引起注目。9 世纪初，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将它介绍到日本，从此在日本流传不绝，迄今还有许多学者做专门研究，号称汉学研究中的“显学”。从 19 世纪开始，《文心雕龙》传入西方，先到英国、法国，然后渐及欧洲其它国家及美国。现在，国外许多地方都有人在研究《文心雕龙》，试图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典型著作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明。

毋庸讳言，从今天的标准看，《文心雕龙》的某些看法已明显过时，它所论述的文体也有较大一部分不再具有实用价值。但是，它对某些文学规律

的揭示和论述，对批评鉴赏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对历代作家、作品所做的某些评论，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值得我们继承与借鉴。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著，总结出发展民族文学的理论经验，使我们今后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都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丰富人类文化做出新的贡献。传世名著百部之千家诗

《千家诗》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简称，系南宋诗人刘克庄编。书中收录了368人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为唐、宋诗人所作，少数为南北朝和五代诗人的作品。全书共22卷，录诗1281首，都是律诗和绝句。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等14门，133类。由于这个总集是宋人所选，因此唐人诗不多，而宋人诗却占百分之七八十，其中尤以南宋诗人居多，如刘克庄、戴复古、朱淑真、葛长庚等。该集所选都为唐、宋两朝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均为人熟知，具有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特点，现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本存世。

由于刘克庄编选的《后村千家诗》篇目和门类比较多，不易诵读和普及，所以到明代，便出现了很多新的选本。这些选本大都是根据刘克庄的原本增删而成，在编排体例上也有了很大调整。其中，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谢枋得、王相选本。该本的七言部分虽题为谢枋得选，当系伪托。究其原因，大概是后人出于对谢枋得这位南宋末年爱国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有利于诗集本身的传播。在七言部分中，有两首系明人作品，无疑是后人添加进去的，该本的五言诗部分由明末清初的学者王相选注，比较属实。

王相选注本《千家诗》共收录诗226首（一说223首），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增补重订千家诗》，有七言绝句94首，七言律诗48首。这部分内容最为普及，影响最大；另一部分是《新镌五言千家诗》，有五言绝句39首，五言律诗45首，内容不及七言诗丰富。尽管该本《千家诗》只有绝句、律诗两种体裁，但其中包括了不少唐、宋各个时期和各种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下面简要介绍王相选注本《千家诗》的特点：

一、这一选本既不是按作者为单元，也不是以作品年代为序，而是大体上按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编排诗作。如七言绝句部分，首篇是宋代程颢的《春日偶成》，随后是朱熹的《春日》、苏轼的《春宵》、杨巨源的《城东早春》、王安石的《春夜》、韩愈的《初春小雨》，直至唐代贾岛的《三月晦日送春》，都是写春色、春景，咏春物、春情，记春天之作的作品。随后，依次是夏、秋、冬三季。写夏天的诗有司马光的《客中初夏》、赵师秀的《约客》、高骈的《山亭夏日》等；写秋天的作品有杜甫的《秋兴》、陆游的《秋思》、刘禹锡的《秋风引》等；写冬天的则有卢梅坡的《雪梅》、刘克庄的《冬景》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情趣盎然，季节特征明显，景物描摹细腻，对人的内心情感的刻划和表现也相当成功。

当然，该集中也有少量作品的编排位置并不符合春、夏、秋、冬四季的次序。这可能是因为有些诗的内容时令性并不明显，也可能是由于原编者编排失当或故意为之。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春日饯别之作，却安排在夏季部分；杨万里的《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和蔡确的《夏日登车盖亭》都是夏日之诗，却编入秋季部分；朱熹的《泛舟》和白玉蟾的《早春》为春天之作，却也归入咏冬之作，如此等等。

二、诗人众多，题材广泛。王相选注本《千家诗》虽只选了226首诗，却包括了120多位作者，上至皇帝、宰相、宦官、名人学士，下至僧人、牧童、无名氏，甚至还有少量女子的作品。这主要是因为唐宋时期，特别是在

唐代，近体诗流行甚广，社会各界人士都喜欢吟诗、写诗，诗人辈出，诗作倍增。

所选作品的题材也很广泛，其中有单纯写景、描写四季风光的，也有咏物言志的；有赠友送别的，也有吊古伤今的；有题画咏史的，也有应制颂德、应酬唱和的；有写蚕妇、宫妃的，也有写寺院高僧、隐士侠者的，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面结合诗作加以说明。单纯写景、描写四季风光的，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即是一幅美妙的春景图。咏物言志的，如《上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赠友送别的诗，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再如苏轼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吊古伤今的作品，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又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有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题画咏史的有杜甫《观李固清司马弟山水图》：“方丈浑连水，天台点映云。人间长见画，老去恨空闻。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

这里主要说明一下封建时代的应制颂德诗和酬和诗。“应制”，就是奉皇帝之命写作诗文，多为歌功颂德之作。如王珪的《上元应制》：“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共乐，君王又进紫霞杯。”这首应制诗写得比较形象、生动、有诗味。许多应制诗只顾韵律，堆砌词藻，歌功颂德，因此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

“和”就是以诗互相酬答。如杜甫的《和贾舍人早朝》就是和贾至的。贾至写了《早朝大明宫》：“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重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珮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这首诗一出，杜甫、王维、岑参纷纷写诗唱和，杜甫诗曰：“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杜甫的这首诗是从内容上唱和，并不和韵。晚唐时也有同韵相和的。

三、《千家诗》所选入的诗，几乎都是近体诗。所谓近体诗，是初唐时期产生的一种新诗体——律诗和绝句，它们在字数、声韵、对仗、结构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格式和规律。唐人把这种格律诗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把此前除了押韵外，在格律上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诗称为古体诗或往体诗。后人沿用了这种说法。

近体诗的一般特点是：

1. 字数固定。五言律诗是五个字一句，八句共四十个字；七言律诗是七个字一句，八句五十六个字。五言绝句是五个字一句，四句二十个字；七言绝句是七个字一句，四句二十八个字。此外还有长律（或称排律），指句数在八句以上的律诗。《千家诗》没有选入这类近体诗。

2. 以平声字押韵。所谓押韵，就是把诗歌中同韵（指字的韵母相同）的

字放在句中相同的位置上。近体诗的韵脚（指押韵的字），一般出现在偶句的末尾。如晏殊的《寓意》：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诗中打“ ”符号的字都是韵脚，韵母为“ong”，除首句用韵外，都出现在偶句的末尾。

近体诗押韵有严格的规定：律诗中的首句必须用韵。如上面的《寓意》首句就用了韵，当然有的首句不必用韵。不论首句是否用韵，诗的偶句（律诗中的二、四、六、八句）必须押韵。一韵到底，一首诗中不能用两个或多个韵。韵脚必须用同一韵部的字，不能用邻韵（首句除外），更不能回声通押。必须选平声字作韵脚。

3. 律诗必须有对仗。诗词中的对偶称为对仗。对仗是指同类的词两两相对，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方位词对方位词、量词对量词。如山—水、花—草、上—下、东—西、天—地，一—多，等等。律诗中的对仗一般出现在颔联（三、四句为颔联）和颈联（五、六句为颈联）中。如刘克庄的《冬景》：

晴窗早觉爱朝曦，
竹外秋声渐作威。（首联）
命仆安排新暖阁，
呼童熨贴旧寒衣。（颔联）
叶浮嫩绿酒初熟，
橙切香黄蟹正肥。（颈联）
蓉菊满园皆可羨，
赏心从此莫相违。（尾联）

这首诗的颔联、颈联用了对仗。其中第三句的“命仆”与第四句的“呼童”对仗，“安排新暖阁”与“熨贴旧寒衣”对仗。第五句的“叶浮嫩绿”与第六句的“橙切香黄”对仗，律诗中常见的是中间两联（颔联和颈联）对仗，但也有前三联均用对仗的，如岑参的《和贾舍人早朝》：

鸡鸣紫陌曙光寒，
鸂鶒皇州春色阑。（首联）
金阙晓钟开万户，
玉阶仙仗拥千官。（颔联）
花迎剑珮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干。（颈联）
独有凤凰池上客，
阳春一曲和皆难。（尾联）

也有后三联用对仗的。如杜甫《秋兴八首（其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
承露金茎霄汉间。（首联）
西望瑶池降王母，
东来紫气满函关。（颔联）
云移雉尾开宫扇，
日绕龙鳞识圣颜。（颈联）
一卧沧江惊岁晚，
几回青琐点朝班。（尾联）

甚至还有四联全用对仗的。

此外还有偷春格和蜂腰格。偷春格就是第三联用了对仗，而第二联不用，第一联却用对仗。蜂腰格是指一首律诗中仅有一联即颈联用对仗。

4. 有一定的平仄格式。五律、七律、五绝、七绝都有四种基本的平仄格式。读者可结合诗篇自己体会。

四、王相选注本《千家诗》篇幅适中，体裁简洁，既便于翻阅诵记，又能够了解唐、宋时代发展的一般情况。在此书的编纂中，我们着重介绍了诗人的生平情况和作品的写作背景，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把握。

七 绝

春日偶成 程颢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他与其弟程颐一起师从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诗作大都申述理学宗旨和描写山水闲居生活，《千家诗》选其诗六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是一首即景抒情诗，“平淡中有至味”。

春日
朱熹

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精通经、史，学识渊博，诗、文也相当有成就。其诗清新自然，寓意含蓄，富有哲理。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是作者借赞美泗水滨的美好景色，渲染欣欣向荣的景象。

春宵
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想象丰富，意境清新，比喻新颖，风格豪放。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这是一首描写春夜迷人景色的诗篇。

城东早春
杨巨源

杨巨源，字景山，唐蒲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公元 789 年进士，以“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的诗句得名。杨巨源作诗“体律务实，工夫颇深，旦暮吟咏不辍”，且每以诗作教传后人。曾任太常博士、国子祭酒。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这首诗为讽喻诗，于写景中寓情。

春夜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宋神宗时两次任宰相，积极推行新法。王安石诗文内容充实，风格雄健刚劲，语言精练隽永，自成一家。为“唐宋八大家”之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这首诗用时令（春天）、时间（深夜）、环境（月影风寒）作陪衬，刻划出诗人凄凉、苦闷、无奈的心境。

初春小雨
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南阳（今河南省孟县）人，唐代伟大的散文家、著名诗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以孔孟道统继承者自许，提倡古文运动。谥文公。其诗以“奇崛险怪”著称，笔力矫健，有“横空盘硬语”之势。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首诗细腻逼真地描绘了早春微雨后的长安景色。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是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期间写下的一首诗。诗人把新春佳节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和万象更新的盛况一笔画出，似乎也表达了除旧布新的情怀。

上元侍宴
苏轼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这是奉皇帝命令而作的“应制诗”，它即景而作，把建章宫的环境气氛刻划得淋漓尽致。

立春偶成
张栻

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宋高宗时宰相张浚之子。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县）人，后迁居衡阳。曾任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等官。他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著有《南轩集》。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这首诗写岁终立春的景色。

打球图
晁说之

晁说之（1053—1110年），字以道，号景迂生，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宋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官至徽猷阁待制。他善画山水，兼工诗文。其诗清新俊秀，多有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

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
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

这是一首咏“唐明皇打球图”的咏史诗，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笔锋直指皇帝。

宫词
王建

王建（公元 776—830？年），唐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大历进士。历官昭应县丞、陕州司马。王建在乐府诗方面成就颇大，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有宫词百首，著有《王司马集》。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这首诗为拟唐人元旦宫词。主要描写宫殿的巍峨缥缈以及对封建帝王的歌颂。

廷试
夏竦

夏竦，字子乔，宋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官历礼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等职。著有《文庄集》。

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
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

这是一首描写皇帝在殿上考试取士的诗。

咏华清宫
杜常

杜常，字正甫，宋卫州人，昭宪皇后族孙。历官工部尚书。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
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

这首诗是作者游览南朝陈后主所建的华清旧宫时，触景生情，有所感慨而写的诗。

清平调词
李白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县）。唐代伟大诗人，被誉为五、七言绝句的圣手。其诗雄浑豪放，想象丰富，富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且语言生动，音律和谐多变，有“诗仙”之称。著有《李太白集》。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这首诗是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奉诏而作，主题是颂扬杨贵妃的美貌。

题邸间壁
郑会

郑会，字有极，号亦山，南宋人。

茶 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燕子闲。
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到常山。

这是一首旅途中怀乡之作，写好后题在旅舍的墙壁上。

绝句
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县）。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被誉为“诗史”，他本人也享有“诗圣”的荣誉。他的诗雄浑有力，在艺术上不拘一格，多姿多彩，对后代的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著有《杜工部集》。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是诗人在成都草堂居住时写的一首景物诗。诗中展现了草堂周围的迷人景色。

海棠
苏轼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首诗描写海棠在春夜开放时的景色。

清明
杜牧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唐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文宗大和时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他的诗和散文均负盛名。其诗明媚流畅，清丽生动，寓意深远，咏史绝句更为世人称颂。少数以纵酒狎妓为题的诗篇则流于颓废。与同时代的李商隐齐名，有“小李（白）杜（甫）”之称。著有《樊川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诗通过对雨、行人、牧童、酒家的描绘，勾画出清明时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
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宋太宗时进士，历任右拾遗、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其诗平易质朴，流畅易懂，于平淡中流露自然逼真的意境，对改变宋初浮靡的诗风，有一定贡献。有《小畜集》。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这首诗描写一位贫寒书生如何过清明节的情景。

社日
王驾

王驾（851—？年），唐河中（今山西省西南部）人，字大用，自称守素先生。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其诗格调轻巧明快，自然淳朴，富于生活气息。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对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这首诗描写江南农民共度传统节日——社日的欢乐情景。

寒食
韩翃

韩翃，字君平，唐南阳（今河南省沁阳县附近）人，生卒年不详。唐大历年间十大才子之一，官终中书舍人。其诗歌词藻华丽，叙事写景，都很精巧圆熟。高仲武许其诗“韩员外亦放经史，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野珍之”。明人辑有《韩君平集》。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是一首借汉宫的故事来讥讽唐王朝宠幸权贵的诗。

江南春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不仅对千里江南的诗情画意作了绝妙的描绘，而且也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笃信佛教、广建寺院的不满。

上高侍郎
高蟾

高蟾，唐代渤海（今山东省北面）人，唐僖宗乾符三年中进士，官至御史中丞。为人豪放，重气节，其诗气势雄伟，在晚唐诗人中独树一帜。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这首诗是他早年科举落第后写的。通过形象比喻和拟人化手法反映作者怀才不遇的怨怒情绪。

绝句
僧志南

僧志南，南宋和尚。志南是名，因他出家做和尚，故叫僧志南，俗姓待考。能诗文。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这是一首春游即景诗，描绘了春日的景象和诗人游春的喜悦心情。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叶绍翁（生卒年不详），字嗣宗，号靖逸。处州龙泉（今浙江省龙泉县）人。南宋著名的江湖派诗人，诗歌多写江湖田园风光，诗意含蓄轻巧，最擅长七言绝句。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首诗写诗人游园未成，却从伸出墙外的一枝红杏，联想到里面一定是百花盛开的满园春色。

客中行
李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这首诗是写诗人于旅途中在外作客，由于得到主人盛情款待而开怀畅饮，没有身在异乡的孤寂和烦恼。

题屏
刘季孙

刘季孙（生卒年不详），字景文，宋代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宋神宗时曾做过地方官。为官清廉，为人耿直。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这首诗塑造一种幽静闲适的意境和诗人对遁世隐居生活的向往。

漫兴
杜甫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首诗是诗人漫步江边，随兴所至，信笔写来的，其内容构成一幅情景交融的暮春游览图，反映了诗人旅居中的无聊和伤感情绪。

庆全庵桃花
谢枋得

谢枋得（1226—1289年），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江西省弋阳）人，南宋末年爱国诗人。元朝廷曾强迫他出仕，他拒不从命，绝食而死。他的诗富于伤怀感旧、低沉哀怨的情思。后人辑有《叠山集》。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这是作者看了庆全庵桃花后，把庆全庵比拟成可以“避秦”、隐居的桃花源而作的一首诗。

玄都观桃花
刘禹锡

刘禹锡（778—842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唐德宗贞元进士，官监察御史，曾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后贬为郎州司马。后回京，官至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他注意向民歌学习，写了一些坦易清新的作品。他的政治讽刺诗辛辣有力，锋芒毕露。著有《刘梦得集》。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是作者革新失败、被贬十年后召回京师时，借去玄都观赏花一事而写下的讽刺诗。

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是前一首的续作。诗人用同一题材和主题，重提玄都观桃花的旧事，通过新旧对比，以尖锐泼辣的语言写下了这首诗。

滁州西涧
韦应物

韦应物（737—约 789 年），唐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中过进士，曾任滁州、苏州等地刺史。诗风继承陶渊明，多描写自然景色和田园风光，也有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诗风秀丽澄澈，恬淡自然。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景物诗，描写春天傍晚雨中的景象。

花影
谢枋得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这是一首托物寓意的政治讽喻诗。

北山
王安石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是一首赞美春天的诗。不仅正面描绘了自然界旖旎的春光，还抒发了诗人寄情山水的闲适心情。

湖上
徐元杰

徐元杰（约 1196—1245 年），字仁伯，上饶（今江西上饶市）人。南宋理宗绍定进士，为政清廉，敢于直谏，颇有直声，官至工部侍郎。他的诗清新流畅，朴素自然。

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
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这是写杭州西湖暮春的即景诗。

漫兴
杜甫

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
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鳧雏傍母眠。

这是一首借描写暮春景色、抒发诗人恬静闲适心情的诗。

春晴
王驾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这是一首惜春的诗。描写久雨初晴、百花凋谢的暮春景象。

春暮
曹豳

曹豳，字西士，别号东圳，宋瑞安（今浙江省）人。宁宗嘉泰二年进士，官至浙东提点刑狱、宝章阁待制等职。其诗以轻巧明快著称。

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
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蛙。

这是一首咏暮春景物的诗。

落花
朱淑真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宋代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一说是海宁人，宋代有名的女诗人、词人。生于仕宦家庭，精通诗词，工于绘画，对音律也很有研究。因婚姻不幸，长期郁闷，故诗多有悲怨和惆怅。著有《断肠诗》、《断肠词》。

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惜花伤春的诗，其中包含了诗人的复杂情感。

春暮游小园
王淇

王淇，字蓁漪，宋代人，生平事迹不详。

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
开到荼 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这是一首描写暮春景物的诗。通过对梅花、海棠、荼 、天棘花开花落景色的描绘，妙趣天成地反映出暮春时节的季节变化。

莺梭
刘克庄

刘克庄（1187—1296年），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福建莆田（今属福建省）人。南宋有名的爱国诗人和词人。他的诗词风格豪放，雄健有力，现实性很强。一生著述甚多，后人汇辑为《后村大全集》。

掷柳迁乔太有情，交交时作弄机声。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

这是一首咏物诗，描绘了一幅春莺织锦图。

暮春即事
叶采

叶采，号平岩，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县）人，南宋理宗赵昀宝庆初年为秘书监。诗多闲情逸致之作。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这首诗描写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埋头书案、苦心研读儒家经典的情景。

登山
李涉

李涉，号清溪子，唐代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曾任太常博士，早年与其弟李渤同在庐山隐居，后出仕。其诗多写景咏物之作，浅显易懂，七绝颇有名。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这首诗是写作者因仕途不得志而向往道观、消极归隐的心态。

蚕妇吟
谢枋得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这首诗描写了“蚕妇”和“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晚春
韩愈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这是一首写晚春景物的诗。诗人赞扬“知春”的草木能乘时竞放，万紫千红，直斥“杨花”、“榆荚”全“无才思”。

伤春
杨万里

杨万里（1124—1206 年），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著名诗人，与范成大、陆游、尤袤合称“南宋四大家”。他一生写了2万多首诗，风格与众不同，其特点是大量地吸收民间语言，不堆砌典故，活泼生动，浅近自然，当时被称为“杨诚斋体”，著有《诚斋集》。

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这是一首伤春诗，意味隽永。

送春
王令

王令（1032—1059年），字逢原，广陵（今江苏省扬州）人。是北宋仁宗时代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不幸短命而亡。其诗语言粗犷，风格劲健，想象奇特，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有些作品能反映现实。有《广陵先生集》。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这首诗写暮春三月的景象，有惜春之情，但更反映诗人顺时序、朝前看的乐观精神。

三月晦日送春
贾岛

贾岛（779—843年），字阉仙，一字浪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初为僧，名无本，后受韩愈影响还俗。唐文宗时做过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诗作以清奇幽寂见长，有“苦吟诗人”之称。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独树“清真僻苦”的诗风，时有“（孟）郊寒（贾）岛瘦”之说。

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这是作者在春季最后一天写的诗。写诗人苦吟痛饮，与即将消逝的春光共守残夜。

客中初夏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家居涑水，故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宋神宗时为翰林学士，宋神宗、哲宗时作宰相。封温国公，谥文正。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著有《资治通鉴》。他既能文，也善诗。其诗多咏叹世事和谪居闲逸之作，写物赋景十分细腻。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这首诗是写初夏骤雨刚晴的景象，实际上是一首政治隐喻诗。

约客
赵师秀

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人。宋绍熙年间进士，他与徐玑（号灵渊）、徐照（号灵晖）、翁卷（号灵舒）合称“永嘉四灵”。他们开创了南宋“江湖派”的风格。其诗风格清丽，写景自然。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是写友人因雨失约、主人等待友人到来的焦急心情的诗。

初夏睡起
杨万里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这是作者中午睡起时作的诗，既写了初夏时的景色，又刻画了作者闲居无聊的心情。

三衢道中
曾几

曾几（1084—1166年），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南宋赣州（今江西省赣州市）人。具有爱国思想，是爱国诗人陆游的老师。其诗清新活泼、明快流畅，著有《茶山集》。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这是诗人春日游览至三衢道中所作的诗。

即景
朱淑真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噪夕阳。
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这是一首写初夏时光因情即景的诗，作于残春将夏之时。

初夏游张园

戴复古

戴复古（1167—约 1248 年），字式之，号石屏，宋台州黄岩（今浙江省黄岩县）人，南宋“江湖诗派”著名诗人。诗风质朴自然，有一部分作品敢于指斥朝政国事，反映人民现实生活，著有《石屏诗集》。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

这是一首写初夏载酒游园的诗。

鄂州南楼书事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别号山谷道人，宋代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曾因“幸灾谤国”的罪名，遭贬谪。他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诗作上反对平庸，讲究练字造句，务求新奇。由于刻意雕刻，用典过多，常不免于生硬晦涩，流于形式。著有《山谷内集》等。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
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江陵，远离朝廷到鄂州后登南楼所作，借景抒情。

山亭夏日
高骈

高骈（？—887年），字千里，唐幽州（今北京市西南）人。唐僖宗时任淮南节度使。参预镇压黄巢起义。其后妄图拥兵自立，被部将所杀。其诗有奇藻。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这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写景诗，描绘了山亭夏日的美丽景致。

四时田园杂兴

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别号石湖居士，宋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他曾出使金，“全节而归”。在任参知政事时，因刚直不阿，触犯宋孝宗，罢官归里，晚年退居石湖。他是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也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其诗题材广泛，风格清丽，不少作品能反映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农民的疾苦。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等。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首诗描写夏天农村紧张劳动的情景。

乡村四月
翁卷

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他特别擅长五律，其诗清新自然。著有《苇碧轩集》。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这是描写农村四月景致的诗。

榴花
韩愈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

这首诗是惜花之作，但含有高深哲理。

村晚
雷震

雷震，宋代人，籍贯生平不详。

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这首诗为人们画出一幅“落日归牧图。”

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

这是一首题壁诗。诗中描写湖阴先生（王安石在金陵紫金山的邻居杨德逢的外号）家的幽雅环境和初夏景色。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一首凭吊王、谢世族衰败，乌衣巷今昔变迁的讽刺诗。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原为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后随其父迁至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开元年间进士，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他长期在终南山辋川隐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是唐代有名的田园诗人。诗歌方面，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山水诗写得细腻自然，清新流畅。还擅长书画，精通音律。世称其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著有《王右丞集》。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诗。写尽了作者送友时的情别、关怀、担忧、期待等情感。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李白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五月，李白被谪，在流放途中登黄鹤楼时写了这首诗。

题淮南寺
程颢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

诗人暂息淮南某僧寺中，见秋江白苹为风吹尽而有感于人生行止写了此诗。这首诗有些谈禅的味道。

入瑞岩道间
朱熹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共悠悠。

这首诗描绘了秋天月夜宁静洁美的景色。

七夕
杨朴

杨朴（约 921—1003 年），字契元，自称“东野逸民”。宋代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人。曾避入嵩山深处，隐居多年，作诗百余篇。其诗多写幽居闲情和日常琐事，笔法轻巧自然，在士大夫中传播很广。著名诗作有《耕田赋》等。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这首诗是作者对七夕民间盛行乞巧习俗有感而发所写。

立秋
刘翰

刘翰，字武子，宋代长沙人。生平事迹不详。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

这首诗写夏秋之交时的景色和诗人的细微感受。

七夕
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这首诗描写失宠宫女在秋夜中寂寞、凄凉的情景。

中秋月
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这首诗写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中秋，此时苏轼在徐州，诗中通过记述中秋赏月年年变化来抒发诗人屡遭贬谪、仕途不定的忧虑。

江楼有感
赵嘏

赵嘏，字承祐，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唐武宗会昌二年擢进士，任过渭南县尉。其诗多写个人生活情趣，长于七律。著有《渭南集》。

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

这首诗是诗人秋夜独自登上江边楼台，触景生情，思念旧友而作。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易逝、好景难留、物在人非的伤感情怀。

题临安邸
林升

林升，公元 1180 年前后在世，宋神宗淳熙年间人士。生平事迹不详。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首诗是诗人游览杭州西湖，有感于南宋君臣沉溺于荒淫无度生活，不图恢复中原而作，是一首忧时讽世、具有爱国思想的诗篇。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首诗描写了西湖六月早晨的美好景色，勾画了一幅夏日西湖破晓图。

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风景的名诗。

入直
周必大

周必大（1126—1204年），字子充，又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宋代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绍兴二十年进士。为人正直，不避权幸，上书言事，往往切中时弊。官至左丞相。诗文颇多，有《平园集》等。

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
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

这首诗写作者得到皇帝信任入朝议事而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入寐的情景。

夏日登车盖亭

蔡确

蔡确，字持正，宋代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市）人，宋神宗时为相，辅助朝政。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这是《夏日登车盖亭》十首中的一首，是作者在安陆游车盖亭时写下的，是闲情逸致所作。

直玉堂作
洪咨夔

洪咨夔（1176—1235年），字舜俞，号平斋，宋于潜（今浙江省临安县）人。当过刑部侍郎、翰林学士等官。其诗受杨万里影响，近似江南派的风格。著有《平斋文集》等。

禁门深锁寂无哗，浓墨淋漓两相麻。
唱彻五更天未晓，一墀月浸紫薇花。

这首诗描写作者在翰林院当值的情景和写完诏书后的得意心情。

竹楼
李嘉祐

李嘉祐，字从一，唐赵州（今河北省赵县附近）人。天宝间进士。曾任台州、袁州刺史。有许多吊古怀旧的诗歌，其诗受到齐、梁诗风的影响，显得华美婉丽。

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楼。
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水鸥。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闲情逸趣的喜好，体现出他孤高傲世、轻视荣华富贵的性格。

紫薇花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邳（今陕西省渭南县）人。唐贞元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后贬为江州司马。官至刑部尚书。白居易是继唐代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诗人。其诗深入浅出，语言平易明了，描写细致动人，形象生动，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泛，描写对象有老妇、老翁、宫女、妃子、商人、樵夫、官吏乃至皇帝，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白居易还是新乐府的倡导者和领袖。他的讽刺诗《秦中吟》、《卖炭翁》，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成为千古名著。著有《白氏长庆集》。

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这首诗写诗人黄昏在中书省当值时的无聊寂寞的心情。

观书有感
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作者在看书中有感而写成的诗。描写了作者读书时把难懂的地方弄明白后的一种感受。

其二
朱熹

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与前一首一样，是借助形象说理的诗，作者把读书比作泛舟。

冷泉
林稹

林稹，字丹山，南宋人，生平事迹不详。

一泓清可沁诗脾，冷暖年来只自知。
流出西湖载歌舞，回头不似在山时。

这是咏物寓言诗，是作者观冷泉流向西湖发生变化有感而作。

赠刘景文
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这是诗人冬天作的即景诗，但有以物喻人的用意。

枫桥夜泊
张继

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人，唐天宝十二年进士。他的诗不事雕饰，多采用白描手法，风格清丽自然，情致深远。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诗借写枫桥夜景，抒发诗人的羁旅之愁。这首著名的七绝勾划了一幅极其优美的枫桥夜泊图。

寒夜
杜耒

杜耒，字子野，号小山，南宋盱江（今江西省临川市）人。其诗朴素而富有韵味。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冬夜即景诗，表现了主人欢迎客人寒夜来访的喜悦心情。

霜 月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晚唐著名诗人。其诗多反映当时的社会动乱和政治黑暗，也有不少是抒发自己仕途潦倒的苦闷心情。李商隐的诗以七律、七绝写得最好。他善于织绘丽句，镶嵌典故，诗意含蓄，想象奇妙，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著有《玉溪生诗》。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台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这是一首吟咏霜月的诗。

梅
王淇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

这是一首咏梅诗。诗人深情地赞美梅花一尘不染的本性和甘于清贫的品质。

早春
白玉蟾

白玉蟾，即葛长庚，字如晦，号海琼子，南宋闽清（今福建省闽清县）人，家居琼州。在雷州过继给姓白的人家，改名白玉蟾。后来在武夷山隐居，成为道教南派第五祖。白玉蟾博学，工书画，亦善诗，著有《海琼集》。

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
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水浅笼沙。

这是一首描写早春梅花开放的诗。

雪梅（二首）
卢梅坡

卢梅坡，宋代人，生平事迹不详。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这首诗描写梅雪俱佳，各有千秋。

其二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这是诗人继评梅雪之后作的进一层抒情和“评章”。梅雪虽佳，亦需人去鉴赏。有梅、有雪再赋诗，便雅趣十足。

答钟弱翁
牧童

牧童，放牛的小孩。宋代人，姓名及生平事迹无考。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这是一首描写牧童生活的诗。

泊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是一首政治讽喻诗，作者借陈后主的亡国教训来讥讽上层人物沉溺酒色，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

归雁
钱起

钱起（722—780年），字仲文，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唐天宝十年进士，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职。他是“大历十才子”中的杰出人物，与郎士元齐名，当时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之称。他长于五言，善于写景，多为送别、酬赠之作。有《钱考功集》。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这首诗通过描写大雁听到瑟曲后的异常行动，反衬瑟曲的巨大魅力。

题壁
无名氏

无名氏，作者无考。

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暖烘烘。

这是一位隐士或深知世故人情的人写的一首隐喻诗。

七律

早朝大明宫

贾至

贾至（718—772年），字幼邻，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安史之乱时随唐玄宗入四川。曾官中书舍人，唐代宗时官终礼部侍郎。其诗较多唱和应酬之作。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珮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这是一首台阁应制诗，描写早朝的情景。

和贾舍人早朝
杜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炉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这首诗是杜甫唱酬贾至的和诗，主题相同写法却各有其妙。贾诗描绘了由宫外及宫内，自上朝至散朝的整体场面，杜诗则重墨写宫内盛况和对贾至的赞许。

和贾舍人早朝
王维

绛帟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到凤池头。

这也是和贾至的和诗，主要写皇帝临朝时的情景。此诗以“气象胜”。

和贾舍人早朝
岑参

岑参（715—770年），荆州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唐天宝年间进士，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以豪迈的气势、飞动的笔触描写了西北边疆的瑰丽风光，歌颂了将士不畏艰苦、英勇奋斗的豪迈气概。其诗风格奇峭，气势雄浑，感情饱满，想象丰富，语言清奇，流播异域。著有《岑嘉州集》。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这首和诗写百官早朝的盛况。

上元应制
蔡襄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宋仁宗时进士，官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工诗文，善草书。诗多唱和应酬之作。后人辑有《蔡忠惠集》。

高列千峰宝炬森，端门方喜翠华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
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
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元宵节）应皇帝的诏命而写的诗，对皇帝歌功颂德。

上元应制
王珪

王珪（1019—1085年），字禹玉，成都华阳（今四川省双流县）人。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宋神宗时擢为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其诗文词藻华丽。著有《华阳集》。

雪清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
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
镐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
一曲升平人共乐，君王又进紫霞杯。

这是上元节天子观灯赐宴时作的应制诗。

侍宴
沈佺期

沈佺期（约 656—713 年），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人。唐高宗上元进士，官终太子詹事，其诗多为应制之作，有浓厚的六朝遗风。

皇家贵主好神仙，别业初开云汉边。
山出尽如鸣凤岭，池成不让饮龙川。
妆楼翠幌教春住，舞阁金铺借日悬。
敬从乘輿来此地，称觴献寿乐钧天。

唐玄宗的妹妹安乐公主新宅落成，玄宗临幸赐宴。这是作者侍宴时作的应制诗。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进士，官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散文诗、词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欧阳文忠集》。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啼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首诗是作者从洛阳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时写的，借写山城春来迟，抒发作者贬官异地的寂寞和不得志的心情。

插花吟
邵雍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号安乐先生。祖先范阳（今河北省北部）人，幼随父居住共城（今河南省辉县），后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世称“百源先生”。筑居读书，自号“安乐窝”。一生隐居不仕，躬耕自给。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虚构宇宙构造图说。为北宋理学家，著有《皇极经世》等书。

头上花枝照酒后，酒后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

这是作者描写自己身居太平盛世、安闲度日的诗。

寓意
晏殊

晏殊（991—1055 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有名的词人，诗人。宋真宗景德年间进士，宋仁宗时官至宰相。诗多描写上层社会的诗酒生活和闲情逸致。诗作很多，超过“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大多散佚。存世作品有《珠玉词》等。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这是一首描写情人分离后思念之情的诗。

寒食书事
赵鼎

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宋解州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徽宗崇宁进士，绍兴初年两度任相，提拔和重用岳飞。后遭秦桧迫害，绝食而死。

寂寞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纪年华。
禁烟不到粤人国，上冢亦携庞老家。
汉寝唐陵无麦饭，山溪野径有梨花。
一樽竟藉青苔卧，莫管城头奏暮笳。

这首诗为作者贬官崖县时，于寒食节感怀而写。

清明
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通篇运用对比反衬手法，抒发了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慨叹。

清明日对酒
高翥

高翥，字菊磻，宋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县）人。自命清高，隐居不仕，以“信天巢”名其居，是江湖派中有突出才华的诗人。其诗意境深远，比兴自然。著有《菊磻小集》、《信天巢遗稿》等。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这是一首讽刺诗，描写清明节人们扫墓的情景和作者的感想。

郊行即事
程颢

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这是一首春日郊游即事诗。

秋千
僧惠洪

僧惠洪（1071—1128年），字觉范，俗姓彭，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县）人。宋代杰出的诗僧，诗作较多。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春日仕女戏秋千图。

曲江（二首）

杜甫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这首诗是杜甫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春任左拾遗游曲江时所作。当时国家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的阶段，杜甫身居谏官要职，但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志不能行，政治抱负不能付诸实施，于是终日郁闷，以致牢骚满腹。这首诗借落花伤春，好景不长，感叹朝政衰败。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这首诗是前面一首的续作。含义与前一首相同。当时诗人不仅居官不得志，而且由于久经战乱，生活也很穷困潦倒，心情极为悲哀。

黄鹤楼
崔颢

崔颢（704—754年），唐代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唐玄宗开元进士，官至司勋员外郎。早期作品有六朝浮艳轻佻的余习，后经历边塞生活，诗风大变，雄浑奔放。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是一首凭吊古迹、怀念乡土的抒情诗。

旅怀
崔涂

崔涂，字礼山，唐僖宗光启年间进士。他一生中有不少时光都在巴蜀、秦陇等地客居，诗中常有羁旅之叹，格调低沉。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
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催两鬓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

这首诗是作者旅居他乡，思念亲人，春夜感怀而作。

寄李儋无锡
韦应物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这是作者在唐德宗贞元初年上任苏州刺史途中所作的赠答诗。

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

这首诗是唐肃宗元年（760年）夏天，杜甫经不断颠沛，住进城都草堂，生活安定，自以为满足时所作。

夏日
张耒

张耒（1052—1112 年），字文潜，号柯山，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北宋时现实主义诗人。熙宁进士，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共称“苏（轼）门四弟子”。其诗淳朴自然、明白易晓，为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

长夏江村风日清，檐牙燕雀已生成。
蝶衣晒粉花枝午，蛛网添丝屋角晴。
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声。
久斑两鬓如霜雪，直欲樵渔过此生。

这是一首写夏天景色和诗人对江村夏日感受的诗。

积雨辋川庄作
王维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这首诗是王维在辋川过隐居生活时所作，描写久雨后辋川山庄的景象和作者归隐后闲适宁静的心情。

新竹
陆游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赵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著名诗人。有诗9300多首，词100多首。其诗豪放清新，气象万千。他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

插棘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涟漪。
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
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影离离。
归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

这是一首写新竹的咏物诗。

表兄话旧
窦叔向

窦叔向，字遗直，唐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唐代宗大历初登进士第，曾任左拾遗，以五子俱有文名为世人所称道。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由答？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

这是作者与表兄在花香满院的庭中饮酒之后，夜深微雨酒初醒之时，共饮话旧而写的一首感伤诗。

偶成
程颢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首诗是著名理学大师程颢学有所得，用诗的形式来总结体会的哲理诗。

游月陂
程颢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

这是一首游览山水的抒情诗。

秋兴（选四首）

杜甫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这是《秋兴》八首中的第一首，也是这一组诗的序曲，有总序时景、对景感兴的作用。这组诗系诗人在夔州时所作，也是杜甫晚年的代表作。

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这是《秋兴》八首中的第三首，诗意紧接第二首“每依北斗望京华”进一步展开。开篇写秋天早晨的景象，然后抒发个人的感既。

其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这是《秋兴》八首中的第五首。诗人追溯安史之乱以前长安宫殿巍峨壮丽、百官朝议之盛及自己在朝廷参加活动的情况，表现了诗人病卧夔州的凄凉和对朝廷的怀念。

其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这是《秋兴》八首的第七首。诗人借写昆明池的景象，回忆昔日长安盛况，抒发自己哀怨、无奈的心情。

月夜舟中
戴复古

作者简介见前。

满船明月浸虚空，绿水无痕夜气冲。
诗思浮沉橹影里，梦魂摇曳橹声中。
星辰冷落碧潭水，鸿雁悲鸣红蓼风。
数点渔灯依古岸，断桥垂露滴梧桐。

这首诗是作者在舟中看到秋天月夜景象而作的即景诗。

长安秋望
赵嘏

云物凄凉拂暑流，汉家宫阙动高秋。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
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

这首诗是伤秋悲世之作。诗人通过对秋天景物的描写，抒发了冷清、孤寂、忧郁的伤感情绪。

新秋
杜甫

火云犹未敛奇峰，欹枕初惊一叶风。
几处园林萧瑟里，谁家砧杵寂寥中。
蝉声断续悲残月，萤焰高低照暮空。
赋就金门期再献，夜深搔首叹飞蓬。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诗。诗人既写了新秋物候特征，又抒发了诗人年华易老、功名难就的苦闷心情。

中秋
李朴

李朴（1063—1172年），字先之，时人称章贡先生，宋虔州兴国（今江西省兴国县）人。宋哲宗绍圣年间进士，历官著作郎、国子祭酒、秘书监。著有《章贡集》。

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狡兔空从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
灵槎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

这首诗勾画了一幅清光明丽的中秋月夜图。

九日蓝田会饮
杜甫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这首诗是诗人在华州任司功时，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到蓝田崔氏庄与友人会饮而作，写尽了诗人“老去”之感。

秋思
陆游

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
砧杵敲残深巷月，井梧摇落故园秋。
欲舒老眼无高处，安得元龙百尺楼？

陆游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但理想始终不能实现，十分苦闷彷徨，面对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的官吏，他极度厌恶，于是写了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与朱山人
杜甫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
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
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

这首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是杜甫住在成都浣花溪畔时写的诗，是一首赠诗，表达了作者对朋友的真挚感情。

闻笛
佚名

此诗作者不详。有的故本称此诗的作者为赵嘏，但在《全唐诗》赵嘏集中未见。

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
响遏行云横碧落，清和冷月到帘栊。
兴来三弄有桓子，赋就一篇怀马融。
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

这是一首月夜闻笛而描绘笛音意境的诗。

冬景
刘克庄

晴窗早觉爱朝曦，竹外秋声渐作威。
命仆安排新暖阁，呼童熨贴旧寒衣。
叶浮嫩绿酒初熟，橙切香黄蟹正肥。
蓉菊满园皆可羨，赏心从此莫相违。

这首诗描写秋末冬初的景色和士大夫闲逸的初冬生活。

冬至
杜甫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

这首诗是诗人大历元年（766年）在夔州生活相对安定、心情比较舒适时所作的咏冬至诗。

山园小梅
林逋

林逋（967—1028年），字君复，后人称和靖先生。宋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初年名士，长期隐居西湖孤山，不做官，不娶妻，酷爱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他是山林派诗人的代表，歌咏西湖山水的诗很有特色，歌咏梅花的诗更是著名。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这是一首吟梅的名诗，形象地勾画了一幅疏落俏丽的梅花图。

自咏
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是诗人在贬赴潮州途中经蓝关遇见其侄孙韩湘而作，倾诉了远谪的凄楚心情。

干戈
王中

王中，字秋翁，宋末诗人。

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
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
鹧鸪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

这首诗描写宋末乱世战争不断，兵连祸结，家人离散，岁月流逝，一事无成的苦闷、无奈的心情。

归隐
陈抟

陈抟（？—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人。五代宋初道士，长年隐居武当山和华山修道。有诗六百余首。其《无极图》、《先天图》对宋代理学有很大影响。

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这是作者有感于世事纷乱，决心归隐青山而作的诗。

时世行赠田妇
杜荀鹤

杜荀鹤（846—907年），字彦子，号九华山人。唐池州石埭（今安徽省石埭县）人。曾授以翰林学士，五日便死。编有《唐风集》。

夫因兵乱守蓬茅，麻苎裙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这首诗通过对一个极端贫苦的山中寡妇形象的刻画，反映了乱世和苛捐杂税造成人民生活凄苦。

送天师
朱权

朱权（1378—1448年），即宁献王，晚年自号“臞仙”。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封南昌王。明初大戏剧家，著有十二种杂剧和《太和正音谱》等各种著作。所著《荆钗记》与其他人所著《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同称明初四大传奇。

霜落芝城柳影疏，殷勤送客出鄱湖。
黄金甲锁雷霆印，红锦韬缠日月符。
天上晓行骑只鹤，人间夜宿解双凫。
匆匆归到神仙府，为问蟠桃熟也无？

这首诗是作者送别张天师时写的诗，主要说天师道术高明、朝来暮去、仙踪不定等。

送毛伯温
朱厚熜

朱厚熜（1507—1566年），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45年。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鼙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

这是一首皇帝送臣子出征的诗，表现了作者对南征的信心和对主将的殷切期望。

五绝

春晓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年），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县）人。其一生主要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诗多描写田园风光，是唐代创作山水诗的先行者。著有《孟浩然集》。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诗是田园诗派的代表作，诗人借助听觉展现了诗意盎然的春晨景色。

访袁拾遗不遇
孟浩然

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
闻说梅花早，何如此地春！

这首诗是孟浩然伤感好友被谪而作，对才华横溢的袁拾遗被免官流放深感愤懑。

送郭司仓
王昌龄

王昌龄（698—757年），字少伯，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盛唐著名诗人，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他尤其擅长七言绝句，被喻为“七绝圣手”。《全唐诗》选录他180余首诗。

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
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

这首诗是王昌龄夜里依依惜别朋友郭司仓而写的。

洛阳道
储光羲

储光羲（707—约 760 年），山东兖州人，开元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他写了不少田园诗。

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
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

这首诗描写唐代东都洛阳贵族春游时的富贵豪华景象。

独坐敬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首诗是李白被排挤出长安、游览宣城时所作，描写了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

登鹳楼
王之涣

王之涣（688—742年），字季陵，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后迁居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是盛唐时期重要诗人，边塞诗尤为著名。传世之作仅存六首。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首览胜名作，描写登高远望所见景象。

观永乐公主入蕃
孙逖

孙逖，唐博州（今山东博山县）人。唐玄宗时曾任左拾遗、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官至刑部侍郎。颜真卿曾称赞他为“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

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
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

这首诗是诗人因见永乐公主入蕃有感而作。

春怨
金昌绪

金昌绪，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全唐诗》仅存其一首。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这首诗描写春眠中的女子思念远征辽西的丈夫。

左掖梨花
丘为

丘为，唐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天宝初年进士，官终太子右庶子，卒年 96 岁。现存诗 5 首。

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
春风且莫定，吹向玉阶飞。

这是一首咏宫廷梨花的绝句，是托物言志之作，寄托着诗人期望得到重用，施展抱负的理想。

思君恩（宫词）

令狐楚

令狐楚（766—837年），字壳士。先为敦煌人，后迁宣州（在今陕西）。唐德宗贞元间进士，官终太子左仆射

小苑莺歌歇，长门蝶舞多。
眼看春又去，翠辇不曾过。

这是一首宫怨诗，描写宫中妃子盼望君王驾临的迫切心情。

题袁氏别业
贺知章

贺知章（659—744年），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永兴（今浙江省萧山市）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历官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唐玄宗天宝初年归隐镜湖为道士。性嗜酒，为“酒中八仙”之一。

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
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这是一首题壁诗，描写林泉的优美和诗人的恬静、豪放。

夜送赵纵
杨炯

杨炯（650—692年），陕西华阴人。12岁即举神童。“初唐四杰”之一（另外三人为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其边塞诗气势雄伟，但多数作品仍续陈、隋遗风，流于艳丽。著有《盈川集》。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这首诗是作者月夜送友人赵纵回乡而作。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首诗是作者在辋川过半隐居生活时作，描写诗人悠闲自得的情趣。

送朱大入秦
孟浩然

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
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这是一首以剑赠友之诗。

朱大要去长安，分别时，诗人以剑相赠，表示了作者对朋友的心意和感情。

长干行
崔颢君

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这是一首民歌体的小诗。采取一种新颖的问答体来写，描绘了船家男女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咏史
高适

高适（706—765年），字达夫，又字仲武。唐代边塞诗人，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著有《高常侍集》。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

这是一首咏史抒情诗，抒发了诗人不得志的情怀。

罢相作
李适之

李适之，唐朝宗室，玄宗天宝年间任左丞相，也是“饮中八仙”之一。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这首诗是作者被李林甫陷害罢相后感而作。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情恶，人情薄”的丑恶现象。

逢侠者
钱起

作者简介见前。

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
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

钱起在赴洛阳道上与一侠客相遇，因意气相投，纵谈悲壮不平之事，临别时作此诗相赠。

江行望匡庐

钱珣

钱珣，字瑞文，吴兴人，钱起的曾孙，唐昭宗乾宁五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后被贬为抚州司马。著有《舟中录》，《江行无题一百首》是其代表作。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
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这是《江行无题一百首》中的第 69 首，是作者在九江舟中遥望庐山即景而作。

答李浣
韦应物

林中观易罢，溪上对鸥闲。
楚俗饶词客，何人最往还？

这是诗人赠答朋友的诗。诗人的朋友李浣在楚地作官归来，以诗赠韦应物，韦应物以诗答之。这是《答李浣》三首中的第三首。

秋风引
刘禹锡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这是客居他乡的诗人有感于萧瑟秋风的到来，北雁南飞，触发伤秋思乡之情而写的一首诗。

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韦应物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这是一首怀念友人的诗。诗人秋夜思念已隐居临平山学道的友人丘丹，遂作此诗。

秋日
耿

耿 ，字洪源，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代宗宝应年间进士。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官至大理司法、左拾遗。

返照入闾巷，忧来谁共语？
古道少人行，秋风动禾黍。

这是一首写山居寂寞无聊心境的诗。

秋日湖上
薛莹

薛莹，晚唐人。著有诗作《洞庭集》，其生平事迹不详。

落日五湖游，烟波处处愁。
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

这是作者秋天游太湖（一名五湖，又名震泽）怀古而作。

宫中题
李昂

李昂（809—840年），即唐文宗，在位14年。

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唐朝经“甘露之变”后，朝廷大权进一步落入宦官之手，皇帝也受制于权宦，作者忧心忡忡，触景生情，有感而作此诗。

寻隐者不遇
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首诗是作者访友不遇而作，描绘了隐士的生活。

汾上惊秋
苏

苏（670—727年），字廷硕，京兆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人。武则天开天进士，唐玄宗时为宰相，封许国公，素有文名，与当时燕国公张说并称于世，号称“燕许大手笔”。在唐代诗坛上也颇有盛名。后人辑有《苏廷硕集》。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
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

苏 奉命出使塞外，渡汾河时，见秋风萧瑟，触景生情而作。

蜀道后期
张说

张说(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武则天时应诏对策，以第一名录取，授太子校书。在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任职。玄宗时升中书令，封燕国公，官终尚书左丞相。他善文辞，朝廷大述作多出于其手。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张说与友人相约自蜀同归洛阳，后因事失期，友人先归，故张说作此诗赠友人。

静夜思（乐府题）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诗人客游在外，在寂静的夜晚望月思乡而作。

秋浦歌
李白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这是李白在秋浦写的《秋浦歌》17首中的第15首，作者用夸张手法来抒发其怀才不遇的愁绪。

赠乔侍御
陈子昂

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他一生很不得志，但敢于直言，有不少切中时弊的建议，最后被害死于狱中。他是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者，反对齐梁以来柔靡浮艳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他的诗风骨凛凛，刚健豪放，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为唐代诗歌的转变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陈子昂集》。

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
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

这是诗人赠乔姓朋友的一首诗，是一首以汉写唐、借古喻今的愤世之作。

答武陵太守
王昌龄

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
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

王昌龄从武陵返回金陵，田太守设筵相送，诗人答赠此诗，表达他和主人分别时的心情。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岑参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这首诗写于至德元年。任右补阙的岑参随唐肃宗从灵武出巡，在行军中困度重阳节心有所感而写，抒发了作者的郁郁情怀。

婕妤怨
皇甫冉

皇甫冉（716—769年），字茂政，润州丹阳人。10岁即能诗文，天宝进士第一，后任无锡尉，官至右补阙。多咏物写景之诗。

花枝出建章，凤管发昭阳。
借问承恩者，双娥几许长？

该诗仿古乐府描写班婕妤失宠和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怨。

题竹林寺
朱放

朱放，字长通，唐代襄州人。曾隐居剡溪多年。

岁月人间促，烟霞此地多。
殷勤竹林寺，更得几回过？

这是作者游览庐山竹林寺的题壁诗，感叹人生短促，有归山退隐的思想。

三闾庙
戴叔伦

戴叔伦（732—789年），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唐贞元十六年进士。曾任抚州刺史，继任客管经略史，晚年出家为道士。其诗多反映兵荒马乱时农村凋弊状况和农民的贫困生活。后人辑有《戴叔伦集》。

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

这首诗是凭吊屈原时所作。诗人借流不尽的江水、萧萧秋风、落日夕阳、凄凄枫林等景物着意渲染，铺陈了一幅凄惨悲凉的吊古画面。

易水送别
骆宾王

骆宾王（640—约 684 年），婺州义乌人。“初唐四杰”之一，在诗歌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超过了当时的宫廷诗人。长篇《帝京篇》、五律《在狱咏蝉》均为传世名作。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诗人送别朋友至易水边，抚今追昔作此诗。

别卢秦卿
司空曙

司空曙，字文明，广平人。中过进士，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有《司空文明集》。

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
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

这是一首送别诗。作者借“石尤风”（打头风，能阻行人之将发）这个典故，表达了作者刻意挽留、依依惜别的心情

答人
太上隐者

太上隐者，唐隐士，姓名不详。隐居终南山。

偶来松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这是一首作答诗，是隐者被问及姓名、年龄时所作。

五律
幸蜀西至剑门

李隆基

李隆基（685—762年），即唐玄宗唐明皇。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
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
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次年攻陷潼关，京城长安危急。玄宗仓皇出逃至蜀郡，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称为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收复长安，迎接玄宗回京。当车驾到剑门时，他对左右侍臣说：“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邪？”于是写了这首诗。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杜审言

杜审言（约 645—708 年），字必简，祖籍襄阳，后迁巩县，唐高宗咸亨年间进士，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年轻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五言诗成就较高，是唐代五言律诗的奠基者之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这是一首和诗。陆丞有《早春游望》一首，杜审言依意和之。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
杜审

言北斗挂城边，南山倚殿前。
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
半岭通佳气，中峰绕瑞烟。
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

这是一首借咏终南山来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应制诗。

春夜别友人
陈子昂

银烛吐清烟，金尊对绮筵。
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去，此会在何年？

陈子昂住四川，要到洛阳去，其友设宴饯别，两人依依不舍，诗人临别时写此诗以赠友。

长宁公主东庄侍宴
李峤

李峤（644—713年），字巨山，唐赵州赞皇（今河北）人。唐高宗时进士，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为宰相，封赵国公。诗多咏物写景之作，与同乡苏味道齐名，并称“李苏”。也是“文章四友”之一。后人辑有《李峤集》。

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
长筵鹓集，仙管凤凰调。
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
承恩咸已醉，恋赏未还镳。

长宁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儿，很得中宗宠爱，获赐东庄，中宗与韦后临驾东庄，李峤以宰相身份随驾赐宴，奉皇帝诏命而作此应制诗。

恩赐丽正殿书院宴
应制得林字
张说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酒深。
载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建丽正殿书院，命张说为书院使，执掌儒臣的讲读经史诸事。张说在宴会上，因唐玄宗之命，作者得到“林”字韵脚，奉诏写成此诗。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诗人在宣城与友人离别时写的一首诗。

送友人入蜀
李白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这首诗是诗人送友人从长安入四川而作。和《蜀道难》一样，该诗也描写了蜀道的艰险崎岖。

次北固山下
王湾

王湾，洛阳人，唐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当时很有诗名。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这首诗是作者在长江归途中停舟于北固山下时所作，生动地描写了旅途中的所见所感。

苏氏别业
祖咏

祖咏（699—746年），洛阳人，唐玄宗开元时士，与王维友善。其诗多写山水田园风光，是一个很成功的山水派诗人。

别业居幽处，到来生隐心。
南山当户牖，沔水映园林。
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
寥寥人境外，闲坐听春禽。

这首诗主要描写苏氏别业的景象：清幽、寂静。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是唐肃宗乾元元年春，杜甫任左拾遗时在长安值宿时所作。描写了从傍晚到深夜直至清晨时的情景，刻画了诗人小心谨慎、力戒疏漏怠职的心境。

题玄武禅师屋壁
杜甫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
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
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
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

这首诗是诗人在观赏了玄武禅师寺中的壁画后，惊叹壁画的精湛艺术，便在壁上题了这首诗。一方面再现壁画的内容，一方面抒发观画后的感想。

终南山
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

这首诗是王维在终南山别业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时所作。全诗主要描写终南山的雄伟气势。

寄左省杜拾遗
岑参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薇。
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
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
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这是一首朋友间的投赠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三年，当时岑参年已44岁，在杜甫等的推荐下当上了右补阙，于是作了这首诗赠给杜甫。

登总持阁
岑参

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
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
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
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这首诗写作者登上终南山半山腰上的总持阁时所见的景象和引发的感受。

登兖州城楼
杜甫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
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踟躇。

这是一首登楼怀古的诗，是杜甫去探望任兖州司马的父亲时登兖州城楼时写的，是杜甫年轻时的作品。

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14岁即应试及第。年轻时才华横溢，是“初唐四杰”之一。他善作骈文，著名的《滕王阁序》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其诗清新流畅，声调圆转和谐，风格朴素自然。存世著作有《王子安集》。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一首著名的赠别诗。既写了别中之别，又抒发了分别中的豪情壮志。

送崔融
杜审言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
旌旗朝朔气，笳吹夜边声。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

这是一首送别诗。崔融任节度使书记官，随主将出征，杜审言便写了这首诗相赠。

扈从登封途中作
宋之问

宋之问（约 656—712 年），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唐高宗上元年间进士。早年即有诗名，官至考功员外郎，因罪遭贬并赐死。后人辑有《宋之问集》。

帐殿郁崔嵬，仙游实壮哉。
晓云连幕卷，夜火杂星回。
谷暗千旗出，山鸣万乘来。
扈游良可赋，终乏掞才。

唐高宗李治祭祀嵩山，诏命随从作诗献赋，随从前往的宋之问便在登封途中作了这首诗。

题义公禅房
孟浩然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这是一首题壁诗。唐代盛行佛教，僧人众多，许多诗人也向往隐居生活，而有些僧人也很有诗才，于是，唐代的诗人和僧人关系十分密切，常有诗文来往。孟浩然这首诗就是 题赠寺院僧人的。

醉后赠张旭
高适

世上漫相识，此翁殊不然。
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
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
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

张旭号称“饮中八仙”之一。史书上说他“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因而有“张颠”、“草圣”之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这首诗所描绘的，正是这种性格特征和情趣。

玉台观
杜甫

浩劫因王造，平台访古游。
彩云萧史驻，文字鲁恭留。
宫阙通群帝，乾坤到十洲。
人传有笙鹤，时过北山头。

杜甫的《玉台观》诗共有 2 首，第一首是七律，这是第二首，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玉台观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封滕王）为洪州刺史时所建。这首诗主要描写玉台观胜迹，兼叙滕王的有关故事。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
杜甫

方丈浑连水，天台总映云。
人间长见画，老去恨空闻。
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
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

这是一首题画诗。是杜甫鉴赏了他表弟的一幅山水图后加以赞叹并引发内心感想而写。

旅夜书怀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檣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五月，杜甫携全家离开成都草堂，乘舟经渝州、忠州，九月到达云安，这正是一首写于旅途中的抒情诗。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春，杜甫由夔州出峡，这年冬，来到岳阳，泊舟城下，登楼远眺，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

江南旅情
祖咏

楚山不可极，归路但萧条。
海色晴看雨，江声夜听潮。
剑留南斗近，书寄北风遥。
为报空潭桔，无媒寄洛桥。

这是作者旅居吴地时因思念家乡而作的一首怀乡诗。

宿龙兴寺
綦毋潜

綦毋潜（692—749年），字季通，一作孝通，荆南人。唐开元进士，曾官右拾遗，终著作郎。

香刹夜忘归，松清古殿扉。
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
白日传心净，青莲喻法微。
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这首诗是作者春游至香刹，夜宿而忘归，遂将所见所闻及自身感受，形诸笔墨而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僧侣的夜间生活。

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

常建，长安人，唐开元间进士。因仕途失意，遂寄情山水。诗多写山水田园，风格清幽，洗炼淡雅。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这是作者游破山寺后禅院的题壁诗，刻画了佛教寺院的幽静环境和淡泊情趣。

题松汀驿
张祜

张祜，字承吉，清河人。初居苏州，后迁长安，遭元稹排挤，终身不仕，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和隐居中心度过。

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
哪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这是作者访友不遇，题在松汀驿壁上的诗。

圣果寺
释处默

释处默，唐代江浙一带的和尚。

路自中峰上，盘回出薜萝。
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古木丛青霭，遥天浸白波。
下方城郭近，钟磬杂笙歌。

释处默云游到杭州，上圣果寺，于是作了此诗。这是一首清新自然的景物诗。

野望
王绩

王绩（585—644年），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一度为官，郁郁不得志，归隐故乡。他嗜酒成癖，有“斗酒学士”之称。擅长五律，后人辑有《东皋子集》。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是作者在归隐之后写的即景抒情诗，借秋晚所见景象，表露他对朝代更替的不满和矢志隐居的决心。

送别崔著作东征
陈子昂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
海气侵南部，边风扫北平。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

这是作者送著作郎崔融从梁王东征的诗，对崔融寄以忠告。

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
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杜甫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静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这首诗是写作者陪同诸位贵公子带着歌女在丈八沟纳凉晚上遇雨之事，介绍了游玩的方式、环境和众人的活动。

其二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继续，以云雨过渡，着重写雨到船上的景况。

宿云门寺阁
孙逖

作者简介见前。

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
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
画壁余鸿雁，纱窗宿斗牛。
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

这首诗是作者南游江浙一带，登云门寺阁，夜宿阁中有感而写，着力描写了寺内寺外日间夜晚的景物和诗人的主观感受。

秋登宣城谢 北楼
李白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这首诗是诗人在一个秋天傍晚登上宣城谢朓楼观赏风景感怀而作。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对齐代诗人谢朓艺术成就极为推崇，这首诗正反映了李白对谢朓的敬仰、怀念之情。

临洞庭赠张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为相，孟浩然游历长安，把这首诗呈送张丞相。希望得到荐用。这是一首“出仕陈情表”，诗人借写观赏洞庭湖景物的感想，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希望张九龄荐用的心情。

过香积寺
王维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是一首游览寺院，描写景物的诗。

送郑侍御谪闽中
高适

谪去君无恨，闽中我旧过。
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
东路云山合，南天瘴疠和。
自当逢雨露，行矣慎风波。

高适的朋友郑侍御被贬官去闽中，他十分同情，于是写了这首赠别诗，以自己过去在闽中的见闻经历来安慰和劝勉友人。

秦州杂诗
杜甫

风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
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
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
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

唐肃宗乾元二年秋，杜甫被贬官，于是弃官从华州携家西行，奔赴秦州。流寓中感慨良多，于是一气写成了《秦州杂诗》 20 首。这是第 19 首，描写了战争的频繁和所造成的祸害，抒发了诗人忧国、悲世的情感。

禹庙
杜甫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
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
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这首诗是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秋杜甫去成都，经忠州谒禹庙时所作，既写了禹庙内外的景象，也赞扬了大禹开山治水的功德。

望秦川
李颀

李颀（690—751年），唐东川人。开元间进士，曾任新乡尉，晚年归隐故乡。其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边塞、山水、宫女、音乐、玄理、闺怨等，且各有佳篇，最擅长五言和七言歌行。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
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
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
有客归欤叹，凄其霜露浓。

这首诗是诗人在长安罢职而失意返乡，于归途中触景兴感而作。

同王徵君洞庭有怀
张谓

张谓，字正言，唐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天宝间进士，曾与李白有过交往。

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
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
不用开书帙，偏宜上酒楼。
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

这首诗是张谓以尚书郎出使夏口，与友王征君泛舟洞庭湖，触景生情而作。主要描述了他久出未归的乡愁。

渡扬子江
丁仙芝

丁仙芝，字元祯，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唐开元间进士，曾为余杭尉，存诗 14 首。

桂楫中流望，空波两畔明。
林开扬子驿，山出润州城。
海尽边阴静，江寒朔吹生。
更闻枫叶下，淅沥度秋声。

这首诗是丁仙芝为余杭尉时渡扬子江触景兴感而作。

幽州夜饮
张说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9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这首诗是诗人在幽州任上与诸将在凄凉的秋天夜宴时对自己仕途坎坷多有感慨而写。

评点

《千家诗》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课本之一，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千”，流传极为广泛。作为一部通俗性的诗歌选集，《千家诗》具有多方面的优点和价值。

首先，该书通俗易懂，便于吟诵。所选二百余首诗作，大都语言流畅，句式整齐，音调和谐铿锵，琅琅上口，而且内容浅显易懂，易读易记。其中有许多作品都是优美隽永、意境深远的名篇佳作，在社会上流传甚广、脍炙人口。前人有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同样适用于《千家诗》。正因为《千家诗》简洁精炼，易于记诵，所以才传播得如此之广。正如蘅塘居士在《唐诗三百首》的序中所说的：“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

其次，《千家诗》知识性强，便于启蒙教育。《千家诗》是解放前私塾儿童的必读书，现在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几乎都读过《千家诗》，郭沫若少年时即能背诵《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由此可见该书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刘克庄本《千家诗》在唐、宋诗选中是一部较好的、带资料性的选集。它是按唐朝类书的方式编集，将同一事物归入一类，分成 14 门、133 类。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儿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同时，也为读者进一步欣赏、学习、比较和研究各个诗人、各个朝代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提供了便利条件。经增删的谢枋得、王相选本在内容上保持了刘本《千家诗》的这一特点，又加以重新编排，按春、夏、秋、冬四季来编纂诗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例如，把写春天的诗集中在一起，通过对春景、春色、春光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描绘，抒发了诗人不同的感受和情怀，透出丰富的生活哲理和思想境界。这样的作品在只重视读圣贤书、学而优则仕的沉闷气氛中，无疑是备受人们欢迎的。

作为蒙学读物，《千家诗》用诗的形式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如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把春节（元日指正月初一）的热闹气氛和万象更新的盛况一笔画出。张栻的《立春偶成》：“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该诗告诉人们，立春是一年开始，冬去春来，阳气回生，大地上处处透露出春天的气息。而王驾的《社日》则为人们提供了古代春、秋两次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有关情况，如此等等。可以说《千家诗》所选诗作的内容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诗中的村落山水、皇家宫苑、寺院禅房、风花雪月以及人情世态等等，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包容万象、绚丽多彩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画卷，对于人们学习知识、增长见识颇具价值。

第三，《千家诗》具有教育德行、陶冶性情的作用。该书中虽有对封建皇帝歌功颂德的诗篇，也有一些思想倾向不良的作品，但大部分诗作都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在这些作品中，或针砭朝政，指责封建官僚的昏庸无能、荒淫无耻；或痛斥阿谀奉承、趋炎附势、攀龙附凤的卑劣行径；或歌颂人民的勤劳淳朴，赞美刚直不屈、善良大度的品行；或托古讽今，或借景抒情，鼓励人们珍惜年华，有所作为。有些诗篇还为人们提供了对待人生和仕途坎坷的方法，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注重培养良好的品行。也有的作品宁

静淡泊、充满哲理。总之，《千家诗》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部童蒙读物，并不局限于宣扬三纲五常、上尊下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是尽情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的矛盾和弊病，这样就使读者不但获得了美的享受，而且也得到了某种启迪。确实能起到陶冶性情、变化气质的作用。

最后，《千家诗》所选多推敲锤炼之作，诗味隽永，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例如：王安石的《春夜》诗“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堪称宋代七绝的代表作之一。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宋绝句共称者，子美（苏舜钦）‘春阴垂野草青青’，介甫（王安石）‘金炉香烬漏声残’，子瞻（苏轼）‘卧看溪南十亩阴’，平甫（王安国）‘万顷波涛木叶飞’。”这些诗句都是诗意天成，意境开阔。

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在这首诗里，苏轼借用杨贵妃“海棠春睡”的典故来表达自己怜香惜玉的情怀，真正做到了“句中无其辞，句外有其意”。

高蟾的《上高侍郎》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依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作者认为，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僚，就像天上碧桃、日边红杏，靠着趋炎附势而发迹显赫。只有秋江上的芙蓉在万花争艳的时节悄然自守而不埋怨东风对自己的无情。鼓励人们要坚持操守，不要怨天尤人，比喻贴切，寓意含蓄而深刻，堪称借景言志的佳作。

《石林诗话》卷上评王安石：“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牵率排比处。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见《北山》一引者注），但见悠闲容与之态耳。”《能改斋漫录》卷八称：“盖本王摩诘（王维）：‘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杨氏别业》——引者注）而其辞意益工。”达到了“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艺术境界。

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更使西湖名闻遐迩，赢得了“西子湖”的美称。

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把形象、色彩、音响、环境和情绪交融在一起，清新淡远，意蕴绵长，历来为人们反复吟诵、推崇不已。

这样的名篇佳作在《千家诗》中可谓比比皆是。因此，即使是从艺术角度看，《千家诗》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高质量高品位的唐宋诗选集，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这本《千家诗》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所选应制诗与和诗在今天已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二是所选诗歌，仅限律绝二体，虽有利于读者吟诵，但却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唐、宋诗的成就。事实上，唐宋时期有许多艺术价值极高，为人们千古传颂的佳作，只是因为体裁的原因而未能选入此书，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三是少数诗歌选择欠妥，有“随手掇拾，工拙莫辩”之嫌，如王建的《宫词》便是一例。这些作品诗意平淡，内容庸陋，只能视为滥竽充数之作。

四是《千家诗》经过多人的辗转传抄和增补删改，错误较多，如作者张冠李戴、诗题误写、诗句错传、编排有误等等。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千家诗》作为一本影响广泛、流传几百年的优秀启蒙读物和诗歌选集，其地位早已为人们所认可了。

